

托爾斯泰著
方敬譯

■
家庭幸福

文化生活叢刊

XXXIII

福 幸 庭 家

LEV TOLSTOY

譯 敬 方

刊叢活生化文

種 三 十 三 第

—

版初桂月四年五四九一
版三第月二十年九四九一

刊叢活生化文

種三十三第

者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弄一路鹿源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者刷印

社版出活生化文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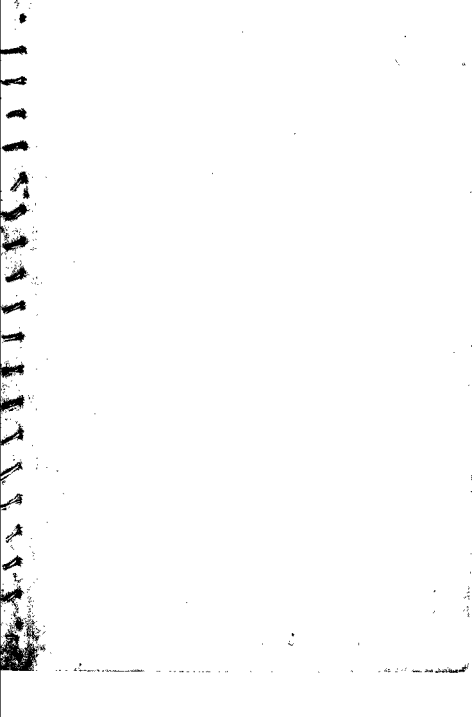
福幸庭家

著泰斯爾托
譯敬方

角三元六價定

本書自紐約 Charles Scribner's Sons 一九二二
年出版之英譯本轉譯。

第一部



第一章

蘇麗亞同我在爲母親服喪，她是在秋天死去的，我們在鄉下僅僅跟卡蒂亞過了整個冬天。

卡蒂亞是家裏的老朋友，我們的女家庭教師，我們都是由她帶大的，自從我一能夠記憶時起，我就知道她愛她。蘇麗亞是我的妹妹。

在波克羅夫斯哥伊老屋的冬日是淒涼而荒寂的。天氣寒冽多風，雪堆積起來高過我們的窗戶；玻片幾乎總是被霜罩着，外面的東西簡直一點也看不見，我們差不多完全獸在家裏。難得有什麼朋友來看我們，即有，他們也不會給我們家裏添點歡快。大家都蒙着悲戚的面色，用低抑的聲音說話，好像怕驚醒了人；大家都不笑，只歎息着，常常流淚，嚴肅地看着我，尤其看着穿着黑色孝服的小蘇麗

死的陰影在這屋裏似乎還可以感覺得到；死的悲痛與恐怖就還在這氣氛裏。媽媽的臥室關上了；當我去睡覺從那裏過的時候，我覺得難過，一種奇異的想看那寒冷而空虛的屋子的衝動。

那時我十七歲，媽媽，就在她死的那年，想移居到城裏去，爲了「把我帶出去」。

喪失母親對我是一個極大的悲哀；但是我一定承認那與我覺得自己年青而美麗有關——因爲每個人都對我這樣說——并且再孤寂地在鄉下白過一個冬天是可憐的事。在冬末以前，這種寂寞與厭倦的苦痛的感覺增強到這種程度，竟至不願離開我的屋子，把鋼琴關着，從不觸摸一本書。

當卡蒂亞勸我做這樣那樣的時候，我便回答：「我不願意，我不能夠，」我心裏起了這樣一個疑問，「爲什麼？爲什麼要做事情呢，當我生命中大好的時光

將這樣白費的時候？爲什麼呢？

對這問題除了眼淚而外沒有別的回答。

他們告訴我說我變得瘦了，消損了姿顏，但就是那樣對於我也沒有什麼不同。

爲什麼呢？誰看見呢？

那好像我整個生命是註定要消磨在這沉悶的寂寥與莫可奈何的陰鬱裏，我沒有力量，或者甚至沒有心願逃避它。

臨近暮冬，卡蒂亞開始爲我憂慮，而且決定一有機會便帶我出去。但是這樣我們得需要錢；我們不大清楚我們母親遺留了一些什麼，因此我們天天等着我們的保護人來處理我們的事務。

在三月他來了。

5
『現在，謝謝上帝！』卡蒂亞對我說，有一天會我正在從這個屋子到那個屋

子走來走去的時候，像一個閒逸的的沒精打采的，無所適從的影子；「賽吉埃·米克哈埃留伊奇來了，他派人來問候我們，并且要到這裏來吃飯。來吧，現在！拿出一點精神來，我親愛的瑪麗。」她添上。「不然，他會怎樣想到你呢？他是那樣歡喜你們兩個！」

賽吉埃·米克哈埃留伊奇是我們的近鄰，我們先父的一個朋友，雖然他比他年輕得多。不但他來到會改變我們所有的計劃，能夠使我們離開鄉下，而且從小我們就總是愛他尊敬他；因此，當卡蒂亞勸我「拿出精神來」的時候，她很知道不比別的朋友，在他面前顯得不好，會使我更失體面。再說，我不但對他有着家裏每個人從卡蒂亞與蘇麗亞（她是她的教父）乃至馬夫都感到的那份沿襲的禮誼，而且在我眼裏他有一種特別的趣味，因為我偶然聽見誦禱的一句話。她說她高興找那樣一個人作我的丈夫。

那時她的話令我奇怪，不快，因為我的英雄完全是另一種人。我理想的人是

溫雅、纖柔，蒼白而憂鬱；賽吉埃·米克哈埃留伊奇已經不算年青，又高又壯，在我看來好像總是快活的；但媽媽那些話還是引起了我的幻想，遠在六年以前，我才十一歲他用親昵的「你」稱呼我，同我頑皮地玩，叫我「小紫夢蘭女兒」的時候，我就帶着恐懼問我自己，假如他要我做他的妻子，我怎樣辦呢。

飯前，卡蒂亞準備好乳酪包與菠菜醬，賽吉埃·米克哈埃留伊奇來了。從窗口我看見他坐在輕雪車裏向我們家裏駛來；但他一拐過彎不見了的時候，我便急忙跑到客廳裏去，想顯出并不太熱忱地盼待着他。

但是當我聽見他在前房裏的脚步，他懇切的話聲，與夫卡蒂亞的步履，我禁不住自己跑出去見他。他正握着卡蒂亞的手，用沉重的聲音談着。他臉上露出了微笑。

當他看見我時，他停住了，凝視着我一會兒，沒有行禮。我覺得窘迫，並且知道我臉上泛起了羞色。

「呵！這真是你嗎？」他大聲地說，用他坦白直爽的態度伸出手向我走來。「你會變得這樣厲害嗎？你變得厲害呀！我的紫夢蘭到哪裏去了呢？現在你是一朵盛開的玫瑰了。」

他把我的手握在他的大手裏，那麼緊又那麼誠懇地握著，幾乎握痛了我。我以為他要吻它，我向他俯著；但是他只再握了它一下，用坦白愉快的眼光瞧着我。

我六年沒有見過他了。他變得那樣多，變老了一些，變黑了一些，頰上長出了鬍鬚，那與他不相稱，然而他仍有那自然的態度，坦白而可尊敬的面孔，帶着大方的神情，聰明而閃爍的眼睛，與夫愛愛的幾乎像小孩一樣的微笑。

在五分鐘以內他便不再是生疏的了；在我們大家看來好像一個家裏的人——甚至在那些僕人，他們都高興他來，這顯然可以從他們連忙侍候他上看出。

他的舉動完全與那些在媽媽死後在這屋裏勉強裝着低聲說話，而且流淚的鄰

居們的不同；他，相反地，卻好說話，而又快活，不提一句關於母親的話，因此，起初這種明顯的冷淡叫我引為奇怪，甚至不合適，對於一個與我們家庭這樣親密的人。但是後來我發現那不是冷淡，而是真誠；我因而感謝他。

晚上，卡蒂亞在客廳裏媽媽的老地方坐下，倒茶。蘇麗亞和我坐在她旁邊，老格里哥里給他拿早已放在一旁的爸爸的煙斗，正像在過去一樣，他開始在屋子裏走上走下。

「當你偶然想起它的時候，這個家裏發生多少驚人的變化呵！」他大聲地說，隨即停住。

「是的，」卡蒂亞說，帶着蘇息，把炊壺的蓋子蓋上，她看他，幾乎哭出來了。

「我想你還記得你父親吧？」他問我。

「稍稍，」我回答。

「現在你們彼此多麼相像呵！」他繼續着，溫柔而親切地看着我的前額與頭髮。「你父親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又說，用更溫和的語調，在我看來好像他的眼睛越加發亮。

「唉，好像把她也帶到上帝那裏去還好些，」卡蒂亞又說，她立刻把餐巾放在茶壺上，取出她的手絹，哭了。

「是的，這家裏變化得驚人呵！」他重着，轉開了，「蘇麗亞，把你的玩具拿給我看看，」他添上，過了一會，他走進「廳」裏去了。我滿眶淚水，當他出去的時候，我望着卡蒂亞。

「他是這樣一個好朋友！」是她的回答。

真的，我想到這個好人，在心裏感到一種溫暖與安慰，雖然他是一個這樣生疏的人。

當我們坐在接待室裏的時候，我聽見蘇麗亞尖銳的聲音，他向她嘻嘻着玩。

我倒出他的茶，聽見他坐在鋼琴旁邊，開始用蘇麗亞的小手指去觸動鍵子。

「瑪麗亞·艾莉克婁朵羅芙娜！」我聽見他說，「到這裏來給我彈彈吧。」我歡喜他那種吩咐我的坦白而親切的態度；我起來走到他那裏去。

「這裏，彈這個，」他說，把悲多汶^①的樂譜翻到月光曲的緩節調。「讓我看看你怎樣彈，」他又說，端着一杯茶走到屋角去。

要想故意拒絕他或者借詞說彈得不好是做不到的；我順從地坐在鋼琴旁邊，想盡力彈奏，雖然我怕他批評，因為我知道他懂得而且愛好音樂。

緩節調與在茶桌旁所喚起的回憶的心情相協應，我覺得我彈得還算好。但是他沒有要我續彈該譜。

「不，你不會彈好那個，」他說，走到鋼琴前面，「那沒有關係；但是你初次彈還算不壞：你一定懂得音樂。」

① Beethoven, V. (1790—1827) 普魯樂家。月光曲是他的名曲。

這不算過分的讚美，竟這樣使我高興得臉紅。那對我是一個新鮮而愉快的經驗，甚至他，一個我父親的朋友與平輩，會跟我莊重地談着，好像我值得他的注意，不再像從前那樣對一個孩子似的。

卡蒂亞上樓去管蘇麗亞睡覺，我們兩個留在那「廳」裏。

他告訴我關於父親的事，一條友情的帶子怎樣繫着他們，在我還是一個孩童玩畫本與木偶的那些日子他們過着怎樣快活的生活。他的故事使我第一次知道他是一個那樣真純而又可愛的人，我從前沒有想到過的。

他是問到我的愛好，閱讀，志願，並且還給我好的意見。他現在已不再是一個快活的玩伴，逗我，跟我做玩具，而是一個莊嚴，熱誠，而又可愛的人。對我我不由得不為一種情感所吸引。當我同他談的時候，我完全感到適然，且以為有樂趣，但是，同時，我又不禁覺得緊張。我就心着我所說的每句話，我抱有一種跟他不過因為我是他的朋友的女兒而給與我的愛顧相稱的強烈的渴望。

把蘇麗亞放睡之後，卡蒂亞又回來了，向他埋怨我的冷淡，對這點我沒有說什麼。

「她好像沒有告訴我重要的事情，」他說，帶着微笑，對我責備地搖搖頭。
「爲什麼說到那個呢？」我說，「那很傻，何況那會過去的。」

在那個時候對我真好像我那倦慵的感覺不但會過去，而且已經過去，似乎從前也未會有過。

「不能忍受寂寞是不好的，」他說，「你不是一個長大了的女孩子嗎？」
「自然我是，」我笑着說。

「嗯，她是一種可憐的女孩子，只有在人家讚美她的時候纔才是有生氣的；她一孤獨便打不起精神，對什麼都失掉了興趣；全只爲了浮華，而沒有一點樸質。」

「你對我的意見很好，」我說，爲了得說一點什麼。

「不！」他說，稍稍沉默之後。「說你像你父親並不是完全不對；你有一點像，」他和藹而銳敏的眼光給我一個殷勤的表情，使我充滿奇特地快意的惶惑。現在我第一次注意他給我這樣快樂的印象的面孔有一種特別的表情：先是寡靜，後來變得越來越沉思，甚至有點陰鬱。

「沒有道理，也不合適，你銷沉，」他說。「你有你懂得的音樂，你的書，你的學習；你整個生命都擺在你前面，現在正是你準備前程的唯一時機，所以你沒有什麼可惋惜的。再一年那也許就太晚了。」

他像一個父親或者伯叔對我談着，我察覺到他總忍着不俯身看我。

我生氣他把我看得比他低，同時又高興他認為爲了我的原故，僅僅爲了我的原故，才值得想法用這種方式來表示他的友誼。

晚上其餘的時間他與卡蒂亞談論着事務。

「好吧，再見，我親愛的朋友們，」他說，起來走到我面前，握着我的手。

「我們什麼時候又可以見到你呢？」卡蒂亞問。

「這個春天，」他回答，他還握着我的手。「現在我要到但尼羅沃加去，

——那是我們另外的產業——」我要在那裏調查你們的事情，看怎樣處理；然後我有自己的事情要上莫斯科，在夏天我們又可以彼此見面。」

「唉，爲什麼一定要走那樣久呢？」我問，感到極其沮喪；實在，我希望我們能夠每天看到他，忽然覺得那樣憂愁與悲哀，好像所有從前有過的不幸全回來了。這一定在我眼裏與聲音裏表示出來了。

「想法盡量忙着，不要鬱鬱不樂，」他說，用一種在我看來好像完全從容而自然的聲調。「春天來的時候，我要放驗你；」他添上，放下我的手，不看着我。在前房，我們站着，他穿上他的皮上衣，他的眼睛似乎又在探尋着我。

「他這樣麻痺對他沒有什麼用呢，」我對自己說；「我奇怪是不是他認爲我

高興他那樣看我。他是一個頂不錯的人，頂不錯……但是假如只……」

奇怪，當卡蒂亞和我去睡覺的時候已很晚了，我們通宵談着，不是談他，而是關於怎樣過將來的夏天，下一個冬天又將在哪裏如何消度。

我的疑問的妖魔「爲什麼」沒有再想起過。在我看來似乎明明白白，一個人應該活得快活，我想將來會帶來很多幸福。我們波克羅夫斯哥伊的坐宅 鬱而陰暗，分明在我想像中呈現出充盈着生氣與光明的景緻。

第二章

現在春天來了。

我從前的抑鬱消失了；替代它的是夢似的春愁以及朦朧的希望與意欲。

雖然我比在初冬時候生活得健康，管妹妹蘇麗亞，弄弄音樂，看看書，不讓自己閒着，但是我還常走到花園裏在徑徑上徘徊，或者坐在長凳上，我心裏充滿了各種思想，情感與意欲。

有時，特別是有月亮的時候，我通宵坐在我屋子的窗前，當清晨來臨，我只披上一件衣服，不驚醒卡蒂亞常到花園裏去，走過綴露的草地到池邊去；有一次我甚至走到外面田野裏去了，獨自在夜裏走遍了花園。

現在我很難回想而且了解當時充滿我想像的幻覺。即或能夠，我簡直不相信

我的夢想是用這種東西構成的。他們是那樣的奇異，而又與真實相隔那樣遠。

快到五月末的時候，賽吉埃·米克哈埃留伊奇如約旅行回來了。

他第一次拜訪是在傍晚時分，全然令我驚異，我們坐在露台上準備喝茶。花園着上了蔥翠，夜鶯常飛到遍彼特羅沃加的叢林裏。紫丁香林子的枝叢到處都罩着白色與紫色，含有快要綻放的意味。夾徑的菩提樹的葉簇在夕照裏是半透明的。清新平靜的影子橫在露台上。草已為濃的夜霧潤濕了。在花園後面的庭院裏，可以聽到白天最後的聲音，牲畜從牧場趕回來的嘎噠、撲實的里肯從露台前過，沿着蹊徑，提着水壺，從管嘴流出來的涼水立刻使得大刺牡丹樹幹與支架周圍裂開的土地變黑了。

挨近我們，在露台上，一塊白布上放着發亮的炊壺，冒着泡，又沸騰着，連同乳酪，餅乾，與冷殮。卡蒂亞正在用她肥胖的手浸着茶杯，有如一個細心的主婦。

我不能够等我的茶，因为在洗澡后我饿了，正吃着一片鲜乳酪抹得很厚的麵包。我穿着飘荡着长袖的柳条花布罩袍。我的湿頭髮用一張手絹遮蓋着。卡蒂亞是第一個從窗口看見他的。

「呵，賽吉埃·米克哈埃留伊奇！」她大聲地叫，「我們正好談到你！」

我跳了起來，要跑到樓上去換衣服，但是剛好在門口就碰着他。

「呃，在鄉下講禮貌有什麼用呢？」他說，帶着微笑聽着我的頭與手絹。

「你看，你穿上它在格里哥里面前不害羞，何況我也跟格里哥里一樣。」

但就在那一瞬間我看來好像他在用格里哥里絕不會想到的看法望着我，我覺得不好意思。

「我立刻就轉來，」我說，便走開了。

「像你這樣有什麼不好呢？」他在後面大聲喊，「你十分像一個農家姑娘。」

「他是多麼奇怪地看着我，」我對自己說。當我在樓上急忙把衣服穿好的時候。

「對，謝謝上帝，他來了；現在，會更有生氣了。」

很快地照了一下鏡子之後，我快活地下樓去了，沒有掩飾我的慌忙，我喘着氣走到了露台。他坐在桌前，告訴卡蒂亞關於我的事情。當他看見了我，他微笑着，繼續往下說。依照他說，我們的事情令人滿意。我們只在鄉下過這個夏天，以後爲了蘇麗亞的教育我們要到彼得堡或者外國去。

「好吧，噯，假如我們到外國去的時候，你能跟我們在一起，」卡蒂亞說，「但是假如光是我們自己，那比在森林裏更還要壞一些。」

「呵，我多麼高興跟你們一起走遍世界呵！」他說，一半正經 一半開玩笑。

「對！」我說，「讓我們走遍全世界。」他微笑，搖搖頭。

「但是我的母親，我的事務呢？」他問。「嗯，那是不成問題的，現在，能告訴我吧，你的生活是怎樣過的。你再憂鬱過沒有？」

當我告訴在他不在時我是忙着的，沒有不快暢，而卡蒂亞又證實了我的話的時候，他讚美了我，他的話與面色都是諂媚的，好像我是一個孩子，他有權照顧我。關於我正當地做的一切我似乎必須給他一個忠實而詳細的報告，並且像在牧師前面一樣承認一切他所不嘉許的。

夜是那樣溫和而愉快，茶後東西都拿走了，我們還坐在露台上；談話對我是那樣充滿了意義，我簡直沒有注意我們周圍的人聲怎樣漸漸靜了下去。四周更芬芳地浮起了花香；繁露降在草上，在我們近旁的水蠟樹叢裏唧唧着的夜鶯沉默了歌唱，當他聽着我們的聲音時；星空好像更近地向我們低了下來。

只是在一隻蝙蝠從露台的遮簷下飛過，翅膀在我白紗巾周圍無聲地拍着時，

我才注意到天已經黑了。我緊靠在簾邊，正張嘴要大聲叫；但是那蝙蝠，用迅捷

無聲的翻飛，從煙簷下射出，在花園的黑暗中消失了。

「我是多麼歡喜你們的波克羅夫斯哥伊呵！」他說，談話突然轉變了。「我願意坐在這露台上過整整一生！」

「好，那嗎，爲什麼不坐在這裏呢？」卡蒂亞說。

「那很好，」他繼續着，「但是生活不會靜坐。」

「你爲什麼不結婚呢？」卡蒂亞問。「你可以作任何人的好丈夫。」

「爲什麼，因爲我歡喜安靜的生活，是嗎？」他笑了。「不，卡特琳娜·卡羅芙娜（卡蒂亞），你與我都沒有希望了。很久以前所有的朋友都不以爲我會是二個結婚的人；正因爲這個原故我反而結論這樣最好；那是一個事實！」

他說話的時候看來好像帶着一種假裝快活的樣子。

「真的，那是好！你活了三十六年，并且已對人生感到厭倦了呵！」卡蒂亞說。

「呵，我經歷了多少呵！」他繼續着。「我唯一的願望只是要過平靜的生活。但是，結婚，旁的東西是必要的……問問她吧，」他繼續說，頭向我點着。「那是像這種女孩子才結婚。你與我只有旁觀，在他們的幸福裏才感到歡欣呵！」

他的話聲裏含有一種悲涼的低音，還有一種沒有避開我注意的強烈。他沉默了一會兒，卡蒂亞與我沒有說一句話。

「呃，只想想這樣的事吧，」他繼續着：「在椅子上轉過身來；」假如突然一個不幸的機會要我跟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結婚，做瑪西那樣的女孩子……傑瑪麗亞·艾莉克嫻朵羅芙娜。那是一個最好的說明，我高興我找着這樣一個，那可能是最好的一個！」

我笑了，我不明白他對這樣一個說明高興的原因，或者他的用意何在……

「現在，」他說，用一種訂趣的音調，「老實告訴我吧，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你不願意試跟一個過了年齡只想過平靜生活的老人結婚嗎，在上帝知道你到

「哪裏去或者你需要什麼的時候？」

我窘着，沒有回答，不知道說什麼。

「呃，你看，這一定不能當作一次求婚，」他說，微笑着，「但是老實地告訴我，在傍晚你散步到菩提樹徑的時候，你夢想這樣一個丈夫或者同這樣一個人在一起你會不幸嗎？」

「不，不算不幸，……」我開始。

「或者還不满意，」他說，從我嘴裏把話引出來。

「是的，但是你看，我許會……」

但是他又打斷了我許話。

「好，現在你看她完全對我是那樣感謝她的坦白，高興我們能有這一次的談話。然而，就我所知道，這種婚姻是最大的不幸，」他又說。

「你是一個多麼奇怪的人；你一點也沒有變，」卡蒂亞說，她從舞台上走進

去吩咐開晚飯。

在她走開之後，我們沉默地坐着；四周一點聲音也聽不見，除了簌簌，不像在早下午一樣慣愛唱一陣又停一陣，而是帶着悠忽的恬適滿園子傾吐着悲怨；因為現在已經是夜裏了，另外一隻在下面的山峽裏，這個春天第一次，遠遠相應合着。隔我們最近的一隻好像聽了一會兒，更加清晰更加強烈地發出流暢而和諧的韻音。他們的歌回帶着極大的靜謐回響在這夜的世界裏，對於我是那樣獨特，又那樣新奇。

園丁到橘園裏睡覺去了，他沉重的皮鞋聲沿着踐徑漸漸低下去了。有人在山腳打出兩次尖銳的口哨，於是又沉靜了。葉簇幾乎聽不見地沙沙地響着，露台上的帆布遮簷輕輕動着，一種甜美的香味飄過了露台。

談了話過後，沉默地坐着，在我似乎有一些侷促；但是我現在也沒有什麼可說。

我看着他。他的在喉嚨中閃爍的眼睛盯着我。

『在世界活着是好的，』他說。

我不知爲了什麼歎息了。

『那是什麼？』

『是的，可不，活在世界上是好的，』我說，重複他的話。

我們重歸於沉默了，我又覺得拘束。我想到同意他說他是個老人會使他不舒服；我很想安慰他；但是我不知道怎樣做。

『好吧，再見。』他說，站了起來。『媽媽在等我回家吃晚飯。今天我簡直沒有看見她。』

『但是我要給你彈新曲子呢，』我說。

『另外一個時候吧，』他說，在我看來好像是冷淡的。

『再見。』

現在似乎更加是我使他不舒服，我覺得難過。卡帝亞同我送他到門廊，我們站在院子裏，向路上看去，他很快就消失了。

他的馬蹄聲一沉寂下去的時候，我便在露台上踱着，再向花園裏注視一次；在掩抑着夜的聲音的多霧的黑暗裏，久久我看見幻聽見幻想着的一切。

他來過兩三次，在我們奇異的談話之中所引起的窘促完全消散了，而且不再有過。

在夏天裏，他一禮拜來看我們兩三次，對他的探訪是那樣的慣熟，每當過了相當久沒有見着他，我便感到寂寞，惱他，想到他那樣不理我是不好的。

他把我當作一個親密的年青的伴侶，問我問題，激起熱誠的坦白，給我忠告，鼓勵我，有時罵我，責備我。

但是不管他盡量使他自己降到與我不等的地位，我意識到他對我顯露的東

西後面，還擺着整個世界，他覺得不須讓我進去，這就在我的想像裏發生了最大作用，最能把我向他吸引。

我從卡蒂亞與我們的鄰人知道在他照顧與他同住的老母，以及作地主與我們的保護人的責任以外，他還有一種與上流社會的交往，那是最令他討厭的。

但是他怎樣看這一切，他的意念，計劃，以及希望，我沒有從他那裏知道一點。當我把談話引到他自己的事情上的時候，他用他特有的樣子皺着眉頭，說，「請，我請求你；這與你沒有關係，」並且把話題轉開了。

起初這使我不快，但是後來也變習慣了，只談關於我自己的事，那倒好像是十分自然的。

另外一件起初常令我不高興而後來甚至覺得愉快的事，是他對我容貌純全的冷淡與顯然的輕視。他從來沒有用一個表情或者一句話暗示過我是美麗的；他反而皺着眉頭，或者微笑，當人家在他面前誇我美的時候。他甚至很費心地抹我的

缺點，並且把它們作爲題目來嘲笑我。時髦的服裝與卡蒂亞過節歡喜替我頭髮打扮的樣式，只引起他的譏諷，那傷了卡蒂亞的情感，起初也很使我不安。

卡蒂亞，在她自己心裏相信我使他高興，但完全不能了解他爲什麼不歡喜以最嫵媚的樣子取悅於他的女人。

但我立刻要知道他需要什麼。他很想確信我不是賣弄風情。我了解這點，於是我明白表示我沒有絲毫風流的踪影，在我的服裝上，頭髮上，或者動作上。而這件事情像白絨綠的繡花一樣表明天真爛漫對我不自然的時候，我仍有天真爛漫的風情。

我注意到他愛我，究竟當作一個小孩或者一個女人，我沒有問我自己；他重視他的愛，覺得他認爲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子，我不得不希望他保持這種想法。

我不自覺地欺騙了他。但就是這樣騙他的行爲使我更好。我覺得在我表現精神的好的一面比起身體的來是聰明而高貴得多。

我的頭髮，我的手，我的面孔，我的態度，不管他們是怎樣，好或壞，在我看來，他懂得而且一見便賞識了，所以對於我的外表我不能增加什麼，除了欺騙的欲望而外。

但是我的靈魂他並不識認，因為他愛它，而且因為它所有的時候都在擴張與展露；這樣我能夠而且已經欺騙了他。當我清清楚楚了解這個的時候，那是多麼容易對付他。我不可解的騷亂、我行動的拙笨，完全消失了。

我知道，不管他怎樣看我，從正面或者從側面，坐着或者站着，我的頭髮是高或低，他澈底了解我，並且，在我看來，他滿意我這個樣子。

我相信假如他破例限別人說我是美的，我會一點也不高興。但是另一方面，我是如何幸福而快意，在我閒談了之後，他不動地看着我，用一種有一點顫抖的聲調說，哪怕他想添一點嘲笑的意思：

「是的，是的，你有「什麼東西」。你是一個出色的女孩子；我一定要告訴

你這樣。」

那爲什麼在那個時候我得到那種使我內心充滿驕傲與歡樂的酬報呢？因爲我說過我同情老格里哥里對他小孫女的愛，或者因爲我唸了詩或小說感動得流淚，因爲比起宿爾和夫，我更歡喜莫扎特。

那種直覺異常地銳敏，我那時用來分辨什麼是好的、和值得讚美的，使我引爲奇異；但是，其實，我完全不知道什麼是好的，與天什麼應該被歡喜。

我從前的習慣與愛好大半都不使他高興。他眉頭的一動，一看，足以表示他不歡喜我要說的，我特別討厭的甚至於可輕蔑的表情，在我看來，使他窺出我深惡我從前所愛的東西。

那常發生這樣的事，當他要給我什麼忠告時，好像我事先就知道他要說什麼。他會問我一句話，盯着我，他那種神情足以從我引出他所追求的意思：所有

那時我的思想與情感都是他的，不是我的；但是他們構成我的生活，使它充滿了光。我自己簡直不覺得，我開始用不同的眼光看一切事情——看卡蒂亞，看家裏的僕人，看蘇麗亞，看我自己與我的事情。

我從前只是爲消遣而唸書，忽然唸書變成我生活中一種最大的娛樂，那原因原是這樣：他與我談它們，或者一塊兒唸它們。他總好好供給我的書。

從前，我督促蘇麗亞功課的時候是煩重的，我只敷衍從事，像一個義務。他卻使他自己對她的功課發生興趣，看着那孩子的進步與成績於我也是一個快樂。

這樣我要學背整個樂曲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現在知道他要聽，也許因此會稱讚我，僅僅一段我就要繼續不斷練習四十次，所以可憐的卡蒂亞用棉花堵上了耳朵，但我一點也不覺得厭煩。舊的曲子，不知怎樣，好像全然不同地奏了出來，發生一種不同的非常動人的力量。

甚至卡蒂亞，我像自己一樣知道她而且愛她，在我眼裏也變了。我第一次了

解她沒有義務做我們的母親，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僕人，如像她曾經做過的一樣。我感佩所有那親愛的人的犧牲與熱忱，感佩所有我受到的恩惠，我更比從前愛她。

他教我用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下人農人，僕役，女傭。

我不好意思承認在這些人們當中生活了十七年，而知道他們比從未見過的人還少，我從沒有想到那些男人和女人也有我自己一樣的情敏，意欲與悲愁。

我們的花園，我們的叢林，我們的田地，我知道這樣久，忽然在我眼裏渲染了新的美麗。他的話也沒有白說，人生只有一個永久的幸福——為別人活着。當時那句話對我好像稀奇；我不懂得它，但是這個醒悟不知不覺地滲透進我心裏。他現在為我開啓了整個歡樂的生活，在我的生活裏，並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除了他自己，沒有給每個印象增加什麼。在我周圍一切自從幼年就是呆滯的忽然秉承了生命。只消他一出現一切都突然說起話來，同時我靈魂所有的力量都活躍起

來，使它充滿了快樂。

我常上樓到我房裏去，我自己躺在牀上，沉溺在不是春天給與將來憂愁的渴盼，希望與心願那種力量裏，而是現在的幸福的。我不能睡去，只有起來，走到卡蒂亞牀邊，把我十分幸福的故事信託給她同情的耳朵；現在當我回憶起來的時候，我不能夠明白有什麼理由要告訴她；她能夠用她自己的眼睛看見。但是她告訴我說不需要聽什麼，她也是很幸福的，並且吻了我一下。我相信她，因為在我看來大家都幸福好像是應當的。

但是卡蒂亞沒有睡的意思，她假裝着正經，把我從她的牀邊趕開，去睡了；但我仍然醒着，細想着所有幸福的緣由。

有時我起來，作第二次禱告，用我自己的話感謝上帝，爲了他賜與我的幸福。

我屋子裏是寂靜的；唯一的聲音是卡蒂亞深沉而勻稱的呼吸，在她旁邊時鐘

的滴塔，我不安地展轉反側，含糊斷續的話語，或者蠶十字與吻掛在額子上的十字架。門是關着的，窗敞拉了起來。一隻蒼蠅或蚊子在那裏嗡嗡叫着。我覺得我似乎總高興臥在我小屋子裏，讓清晨永遠遲遲不來，在我四周永遠留着現在這種靈幻的氣氛。我的夢，我的思想，與我的祈禱都是活的實體，在黑暗中與我留在一起，繞着我的床飛，在我上面翱翔。

每個思想都是他的思想，每個情感都是他的情感，在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這就是愛。我想這種情感可以永遠存在，這種情感是不消報價的。

第三章

有一天，在收穫的時節，我同卡蒂亞與蘇麗亞飯後走進花園裏，去到那高臨山峽的菩提樹蔭下慣愛坐的座位，峽外伸展着一片森林與田野的景色。

賽吉埃·米克哈埃留伊奇這兩天沒有來看我們，這天我們正在等候着他，更可靠地因為我的管理人說過他約好同他一起到田裏去。大約兩點鐘，我們看見他騎過裸麥田。卡蒂亞告訴女僕拿幾個他喜歡的桃子與櫻桃來，於是，帶着微笑看着我，自己躺在長凳上，不久便微睡了。

我折斷了一枝葉子與樹皮多汁的下垂的菩提樹彎曲的枝，它潤濕了我的手，當我攝卡蒂亞的時候，我繼續看着書，總不看他到我們這裏來所走的田徑。

蘇麗亞坐在一株老菩提樹的根上，忙着替她的木偶做一個亭子。天是熱，平

靜，而又沉悶，雲聚了攏來，漸漸變黑了，從早晨來就預兆着雷雨，我煩躁，如像在雷雨之前總是這樣。正午過後，雲又開始散了，太陽明亮地出來了，只是空中有個地方有低沉的雷聲，一團濃雲聚在地平線上，與田野上的灰塵混在一起，隨時被射到地上的輝耀曲折的閃電擊斷。顯然我們應該避避那天氣。

沿花園後面的路上，就我們視線所及，到處動着一條不斷的轆轤着的聯畜車，高堆着禾束，慢慢笨重地向倉房走去，空車隨即出來裝新載，伴着穿着綠色汗衣的農夫。

厚厚的塵土不動也不沉落，只懸在空中，在籬笆後面，在花園裏半透明的樹葉中。

更遠，在打禾場上，可以聽到聲音，車輪的咯吱聲，從籬旁慢慢動着的黃色禾束的沙沙聲，於是他們好像從空中飛過，在我眼前慢慢變成橢圓形的房子裏，我能夠看到銳角尖屋頂的輪廓，聚集在他們周圍的農人的身影。

在外面多塵土的田野上車輛也在動來動去，那裏黃色的禾束也可以看見，車輪聲，話聲，歌聲傳到我的耳裏。

在一邊，刈過的田變得嫩弱，一片片的青艾到處長着。

向右边更下去一些，在畸形的剛刈的還礙塞的田裏可以看見農婦顏色鮮明的衣服，他們在捆着禾束，彎着身，動着他們的手臂，當礙塞的田野弄得清爽，美麗的禾束時時配置在田地的平面上。

忽然，在我眼前，夏天宛似變成了秋天。塵土與熱氣到處都是。除了那花園裏我所歡喜的幽靜的角落。四周，在這塵土與熱氣之中，為陽光所曝曬，是在工作的人們，談着，喧噪而忙碌地動着。

但是卡蒂亞在她細薄的白印花布頭巾下，那樣安靜地打着簾，那樣舒適地跪臥在涼爽的長凳上，櫻桃在盤裏看來那樣黑，多水分，而有誘惑力，我的長袍是那樣新鮮而潔淨，豐饒的水在陽光中那樣澄澈地發亮，我覺得那樣快活！

「關於那個我怎樣做呢？」我問我自己。「我要怎樣責備我是幸福的呢？但是怎樣分享我的幸福呢？怎樣而且對誰我要把我自己與我所有的幸福給出去呢？」

：：：

太陽已經落到樺樹頂後面去了，塵土沉落在田野上，空氣在斜暉下變得澄清、明朗；雲完全散開了；在打禾場上，在樹那邊，三座新的禾堆頂端可以看見，農夫從他們走開了；車子，大聲亂轉着，最後一次急駛到田野去；農婦們，肩上扛着耙子，捆禾束的柔條紮在腰帶裏，高聲唱着歌，急忙回家去。但是塞吉埃·米克哈埃魯伊奇還沒有來，雖然從我看見他騎下路來已算久了。

忽然，他高高的身材出現了，沿徑而來，不是從我盼待着他的方向；他繞着山嶺騎來。他面孔容光煥發，脫下了帽子，他用匆促的步伐走到我面前。當他看見卡蒂亞睡着了，他咬着嘴唇，閉着眼睛，點着腳走來。我立刻看出他那特有的不可解的好興致，我是那樣高興，我把它叫做「狂熱」。他正像一個下了課的學

生；他整個身體，從頭到腳，都充滿了暢適，幸福與天真的愉悅。

「噯，你好嗎，我的小紫羅蘭？你的健康怎樣？你好嗎？」他低語着，走到我面前，緊握着我的手：「是的，我覺得頂好，」他說，回答我的問話。「今天我才十三歲；我要玩馬爬樹呢！」

「狂熱地？」我問，凝視着他發笑的眼睛，而且覺得這種「狂熱」也佔有了我。

「是的，」他回答，一隻眼睛雲着，想顯得莊重。「但是你爲什麼老觸着卡特林娜卡羅芙娜的鼻子呢？」

我沒有注意：當我正看着他繼續搖動樹枝的時候，我把卡蒂亞的頭巾弄掉了，樹葉輕觸着她的臉。

我笑了。

「但是她一定要說她沒有睡着，」我用耳語說，生怕我弄醒了卡蒂亞；但是

那不是真的原因，只是低聲地同他談話在我是快活的。

他動着他的嘴唇，模擬我：「嘲笑我，因為我說得這樣低，簡直不能夠聽見我說的什麼。」

看見櫻桃的盤子，他假裝着去偷；走到菩提樹下蘇麗亞那裏去，坐在她的木偶上，蘇麗亞先是生氣，但是他很快便與她講和了，想出一個玩意；他同她兩個看哪個能吃櫻桃吃得最多。

「假如你高興，我再拿一些來，」我說。「或者你自己去拿。」

他拿着盤子，把木偶放在上面，他同我一塊兒到圍垣去。蘇麗亞，笑着，逼着他，拉着他的衣服，要他還她的木偶。他還了她，莊重地向我轉了過來。

「現在，你爲什麼不是一朵紫羅蘭呢？」他對我說，輕輕地，好像還怕驚醒人。「我一到這裏來，在塵土，著熱與工作之後，我好像嗅着紫羅蘭，不是香紫羅蘭，：：但是你知道那第一變種，比較黑，發出融雪與春天草木的氣息。」

「好，但是莊園上一切情形怎樣？」我問，爲了掩藏他的話所引起的怡悅的惶惑。

「好極了！這些農夫是很好的，無論你在什麼地方看見他。人越加知道他們就越加歡喜他們。」

「是的，」我說，「就是這天，在你來以前，我從花園裏看着他們工作，忽然我覺得那樣羞恥，因爲他們正在工作，我卻舒服地坐在那裏什麼也不做！」

「不要隨便談這個問題，親愛的，」他說，阻止着我。他忽然變得嚴正，但懇切地瞋着我。「那是神聖的；上帝不讓你表明這樣的事。」

「是的，那只是對你我才說。」

「嗯，是的，我知道；但是我們怎樣取得着櫻桃呢？」

圍垣鎖上了，園丁沒有在（他自己把他們都派去工作了）。蘇麗亞跑去找鑰匙，但是他，並沒有等，從一個角隅爬了上去，撥開罩網，跳下到那邊。「你

要幾個嗎？」我聽見他在後面說。「把盤子給我吧。……」

「不，我要自己搞。我自己去找鑰匙。」我說，「蘇麗亞不會找着。……」

但是就在那個時候我極想看他在那裏做什麼，他是什麼樣子，他怎樣動，當他以爲沒有人看見他。是的，實情是那時我不願片刻不見到他。我在刺草上點着脚爬到崗垣那邊，那裏地勢低，站在一個空桶上，因此牆剛好在我的胸下，我看到兩恆裏。

我的眼睛探視着圍垣裏面，有着多節的古樹，與牠們齒形的闊葉，葉下垂着重而直，飽飲的黑櫻桃；我在網下俯着頭，看見賽吉埃·米克哈埃留伊奇站在一枝老櫻桃樹的椹枝下。

他顯然以爲我走了，以爲沒有人看見他。脫了帽，眼睛閉着，他坐在那老樹的叉椹上，忙着把一小塊櫻桃膠捲成一個小球。忽然他聳聳肩，睜開他的眼睛，含糊地說了些什麼，微笑着。他說的話與微笑是那樣奇特，我後悔不該去偷窺。

在我聽來他好像在低聲唸着「瑪霞」那個字。

「那不能，」我對自己說。

「米勒亞·瑪霞，最親愛的瑪霞，」他重着，越加溫和而多情地。但是我清清楚楚聽見那些話。我的心那樣劇烈地跳動，那樣厲害地，好像那是不應該的，快樂抓着我，我用雙手緊緊抓着籬笆，爲了不至於摔倒，暴露了我自己。他聽見我動，驚惶地向上看；忽然，垂下他的眼睛，臉紅了，變得像一個小孩那樣紅。

他要對我說什麼，但是不能夠，他的面孔越來越發燒。他微笑着，當他看着我的時候。我也微笑着。

他滿臉快樂得發亮。

那不是誇獎與教訓我的老叔父了；那是一個人，既不比我自己高，也不比自己低，一個愛我又怕我的，我愛他也怕他的人。

我們沒有一個人說話，而我們彼此看着。忽然他皺了眉頭，微笑與光輝從他眼裏消逝了，他對我的態度又變得冷靜而端莊，好像正在做着一種不正當的事情，他明白了，也要我明白。

『你最好下去吧；你會跌傷，』他說。『把你的頭髮理順；你不管你像什麼呵！』

『他爲什麼總要裝正經呢？爲什麼他要傷害我的情感呢？』我問我自己，憤怒地。就在那瞬息，一種再使迷惑而且控制着他的不可抗拒的意欲抓着我了。

『不，我要自己去摘，』我說，拉着一條垂在近邊的樹枝，我站在牆上，跨開我的脚。當我跳進圍垣裏的時候，他沒有扶助我。

『你幹了多麼傻的事呵！』他大聲說，臉又發紅了，想用煩惱來掩飾他的惶亂。『你看，你會把自己弄傷，你怎樣出去呢？』

45
他更比從前更困惑了，而這次的困惑使我驚嚇甚於高興。那是有傳染性的；

我的臉也紅了，稍微走開一點，不知道說什麼，我開始摘櫻桃，雖然我沒有裝的東西。我責備我自己，我悔恨，我害怕，好像我永遠用我輕率的行為喪失了他好的意見。我們兩個都沉默着，而且那沉默是難受的。

蘇麗亞帶着鑰匙跑來了，把我們從這種窘境中解救出來了。但是過了一些時候，我們才說話，我們兩個都對蘇麗亞說話。

當我們回到卡蒂亞那裏的時候，她總說她沒有睡着，什麼都聽着了，我更覺得安心，他用他平常那種神氣的長輩的腔調，但他不能做得十分自如，他一點也沒有騙過我。那個時候我分明記得一段那幾天之前我們中間發生的談話。

卡蒂亞說愛情并且表露愛情對一個男人比對一個女人要容易得多。

「一個男人能說他愛，但是一個女人不能夠，」她說。

「但是我有一個意思，一個男人應該不而且不能夠說他愛，」他說。

「爲什麼這樣呢？」我問。

「因為那總是一個謊。一個男人的愛是一種什麼發現呢？當一個人一說出了這個，一種門便好像被拉開了，他變成一個奴隸——他愛了。當他一吐出那個字，那彷彿某種奇蹟必定要發生；一種異常的現象，如像排炮突然齊發。那在我好像是，」他繼續說，「鄭重地說那三個字『我愛你』，不是欺騙了他們自己，就是，還更壞些、欺騙了人家。」

「那嗎，一個女人怎樣知道她被愛了呢，假如人家不對她說？」卡蒂亞問。

「我不知道，」他回答。「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表現方式。不過那是一種情感，而且應該當作一種情感表示出來。當我唸小說的時候，我常常想史特瑞爾斯基上尉或者阿爾弗瑞德在說『我愛你，伊麗奧夢娜！』的時候。他想會有某種異常的結果，但對他或她什麼也沒有發生；他仍然有同樣的眼睛與同樣的鼻子，一切都是同樣的。」

在他開玩笑的話裏，我當時覺得有一種影射我的認真的意思；但是卡蒂亞不

「總是似是而非的話，」她說，「但是現在老實告訴我，你會對一個女人說過你愛她嗎？」

「我從來沒有，并且我從來沒有跪下去過，」他笑着說，「我將來也不會。」

「真的，現在他沒有必要，說他愛我，」我對自己說，分明地回憶起那次談話。「他愛我，我知道。他盡量想法顯得冷淡都不能遮蔽我的眼睛。」

那天整晚他簡直沒有對我說什麼，但是從他對卡蒂亞或者蘇麗亞說的話，從他的每個動作，與每一瞬盼，我都覺察出愛，我並沒有弄錯。我只爲他感到煩惱與惋惜，他認爲假裝冷淡是必須的，當所有的時候那是如此顯明，并且當要想不可言說的幸福是如此簡單而容易。我是多麼痛苦爲着我跳進櫻桃園垣他那裏的罪行！我想我因此失了他的尊重，并且他同我生氣。

茶後我到鋼琴前去，他也去了。

「給我彈彈吧，我很久沒有聽過了，」他說，在客廳裏追着我了。

「我要……賽吉埃·米克哈埃留伊奇！」我大聲說，忽然直盯着他的眼睛，「你不惱我嗎，惱我？」

「爲什麼我要？」他問。

「因爲我沒有像你娶我做的那樣做，今天下午，」我解釋着，臉發紅。

他知道我，搖搖他的頭，笑着。他的面色告訴我他要罵我，但是他覺得勇氣不夠。

「我並沒有什麼意思；我們仍然是朋友，不是嗎？」我說；坐在鋼琴前面。

「什麼，真的，」他說。

寬大的，高朗的客廳只有放在鋼琴上的兩支蠟燭照着；房裏其餘的地方是半明半暗的。澄淨的夏夜從開着的窗戶射光進來。一切都是靜寂的；時常聽到卡蒂亞的腳步聲，當她在黑暗的接待室走着的時候，賽吉埃·米克哈埃魯伊奇在窗

下的馬在草土上踏着蹄。

他坐在我後面，所以我看不見他；但是到處——在充滿屋子的薄光當中，在音樂當中，在我自己的靈魂當中——我感到他的存在。

他每一看，每一動，雖然我不能看見，但是我心裏是明白的。

我彈他替我帶來的在他指導下與爲了他的原故而學的莫扎特幻想曲。我完全沒有想到我彈的什麼，但我一定彈得好，我相信他是滿意的。我意識到他感受的快樂，我雖沒有看着他，他在我後面，我感覺他在緊緊盯着我。

完全不管我自己；當我還繼續機械地觸着琴鍵，我轉了過去，窺視着他。他的頭在夜的明淨的背景上描出了輪廓。他正坐着，他的頭靠在手上，用閃爍的眼睛不動地看着我。

我微笑了，當我看見他那神情，並且停止了彈奏的時候。他也對我微笑，責備地對音樂點點頭，表示我應該繼續。

當我彈完了的時候，已經高升起來的月亮，從另外的窗子照了進來，混着微弱的燭光，用它的銀輝浸溢着地板。

卡蒂亞說那對我是失着，在最好的一部分停住了，并且總堅持說我彈得差，但他卻說我從沒有彈得像那晚上那樣好；他開始在那些屋子裏踱來踱去，從客廳到黑暗的接待室；又走回來，每次都看着我，而且微笑。我也微笑着；我甚至覺得要笑，雖然沒有什麼理由，——我對在那天發生的事情是那樣地快樂。

當他一在門後不見了的時候，我就抓着了卡蒂亞，她在鋼琴旁邊挨近我，開始吻她，在我最歡喜的地方，她豐滿的頸子，下巴下面；當他一轉來，我便板着嚴肅的面孔，盡量忍着微笑。

「今天她發生了什麼事？」卡蒂亞問。

但是他沒有回答，只對我笑着。他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

「但你看那是一個多麼美麗的夜呵！」他說，從接待室裏，他站在開向花園裏

的祥台的門前。

我們向他走去，那真的是一個我從此沒有見過的那樣的夜晚。圓月懸在房子上，在我們後面，所以看不見，一半屋影，柱影，露台遮簷的影子縮小地斜躺在鋪沙的小徑上和橢圓形的草場上。其餘的地方是明亮的，充溢着在銀露上閃爍的月光。大利牡丹與支架的斜影橫過花冰之間的寬道，清新而涼爽，亮着璀璨的石子，伸到朦朧的遠處。

樹下橘園亮玻璃的屋頂可以看見；從山峽升起了縹渺的霧氣。幽靜的紫丁香叢，花還沒有開，沉浸在月光當中。所有的花，露水沾濕了的，彼此可以分得利落。光與影在徑徑上那樣混在一起，好像不是樹與路組成的，而是晃來晃去的透明的房屋。

在右邊，在屋影裏，一切都是陰暗，模糊，而奇異的。但是，以更大的明晰與這種黑暗相對照，奇特的白楊樹巔，好像在房子附近古怪地懸着；頂端完全沉

沒任明朗的光線裏，要飛翔開，遠遠地，到靜謐的碧空去。

「讓我們出去散散步吧，」我說。

卡蒂亞同意了，但告訴我穿上套鞋。

「不必，卡蒂亞，」我說，「這裏，賽吉埃·米克哈埃留伊奇要把他的手臂給我呢。」

好像那會使我不打濕我的腳呵！

但是在那時候我們三個都知道我的意思，那彷彿一點不稀奇。他從沒有給我他的手臂，而我現在卻自動捉着它，他也不覺得奇怪。他與我一塊兒從露台上走下去了。整個這世界，這天空，這花園，這空氣，不再是我從前知道的一樣了。當我沿着我們走的那條路上看去，似乎一刻就會停住，在那邊世界就會到了止境，所有這種美景一定永久繼續不變。

但是我們仍然向前走着，美麗的，奇異的「影牆」在我們後面讓路了，讓我

們過去，在那邊，那好像這樣，還是我們熟悉的花園，樹，蹊徑，凋萎的葉子。我們直沿着小徑走着，踩着光與影的環圈；那真是在我腳下沙沙響着乾枯的樹葉，拂面的涼爽的微風呵！這真是他；當他在我身旁靜靜地緩步着，慎重地讓我的手攔在他的手臂上；這真是卡蒂亞，曳足而行，剛好跟在我們後面。只是月亮在天空中，從幽謐的樹枝照臨着我們！……

每一步那幻異的影墻便在我們前後圍着，我不相信我能再往前走，不相信我們周圍一切的真實。

「哎！一隻蛙！」卡蒂亞大聲叫。

「誰說，爲什麼？」我問我自己。我立刻覺察那是卡蒂亞，並且她怕蛙，我向地上看。一隻小蛙在我前面跳了起來，又停住，牠的小影子在泛光的黏土道上鱗音。

「你不怕牠們嗎？」他問。

我注視着他。蹊徑的菩提樹有一株砍掉了，就在那個我們正在走過的特別地方，他的臉被月光明亮地照耀着。那是那樣美麗，與充滿了幸福……

他說，『你不害怕嗎？』但是他的話含有深意。我聽着他說，『我愛你，親愛的小姑娘！我愛你，我愛你！』

他的眼光與手臂這樣說；那光，那影，那空氣，以及一切都這樣重述着。我們環遊了整個花園。卡蒂亞用小步子同我們走着，而且累得喘不過氣來。她說是回去的時候了，我替她覺得歉然，歉然，可憐的老人呵！

『爲什麼她不同樣感覺到我們感覺到的呢？』我奇怪。『爲什麼不大家年青，大家幸福，像今晚這樣，像他同我這樣？』

我們回到屋子裏，但是很久他才告別，雖然雄鷄在喔喔地啼着，雖然全屋的人都已睡着，他的馬老在窗下越來越不能忍耐地踏着，嘶鳴着。卡蒂亞也沒有提醒我們天晚了；當我們坐在那裏談着各種瑣事，我們簡直沒有想到那已是清早三

點鐘了呵！

鷓開始叫第三遍了，天空有黎明的微熹，當他走的時候。他離開像平時一樣沒有說什麼特別的話；但是我很知道從此他是我的了；并且我不應該失掉他。曾我對自己一承認我愛他的時候，我告訴卡蒂亞整個故事。她很高興而且十分感動，因為我告訴了她，但是那可憐的人那夜還能夠睡一會兒，而我，相反地，在露台上久久徘徊，又走到花園裏，回想着每句話，每個動作，就在那他同我一塊兒走過的徑上走着。

那夜我不能入睡，我平生第一次坐着直到天亮，看見了清晨。并且以後我從沒有看見過那樣的夜晚與那樣的清晨。

「但是爲什麼，」我問我自己，「爲什麼他連不告訴我他愛我呢？爲什麼他遇到那樣的困難，爲什麼他叫他自己老人呢，當一切全是那樣簡單而美麗的時候？爲什麼他虛擲了不能復返的黃金的青春時光呢？讓他說，『我愛，』讓他說這兩

個字，讓他把我的手捏在他的手裏，讓他把它壓在嘴唇上，並且說：「我愛，」一定要他的面孔發紅，他的眼光在我前面低下；於是我告訴他一切。或者不，不告訴他，而寧可用我的手臂擁抱着他，把他壓在我的心上，而且哭起來呵！……但是只想想我弄錯了而且他不愛我呵！」

那個思想突然來到我心裏。

我驚訝它征服了我的情感；上帝知道它會把我引到哪裏去，——在櫻桃園裏，當我跳到他那裏，他的與我的憶感都記起來了，我感到變得很沉抑，很沉抑。跟淚湧到我的眼裏。我要祈禱。一種奇怪的平靜與希望的感覺來到我心裏。從這天起我決定準備聖餐，在我的生日舉行聖餐式，就在那天變成他的許嫁人。爲什麼呢？爲什麼原故呢？那怎樣能做到呢？我沒有一點意思，但是從此我的信念是堅定的，並且我知道這會是這樣。天已經完全亮了，當我到屋子去的時候，人們都起床了。

第四章

那是聖母升天節齋期，因此家裏沒有一個人對準備聖餐感到驚異。

在那整個禮拜當中他沒有來看過我一次，我不但不奇怪：驚異，或者難過，倒相反地我高興他沒有來，我只盼望他在我的生日來。

在那整個禮拜當中，每天早晨我起得早，但他們在駕馬的時候，我獨自在花園裏遊着，并且沉思那天我犯的罪過，考慮着我現在應該做什麼，爲了沒有遺憾而不更深地陷在罪過裏。

在那個時候純全無罪對於我似乎是很容易的。我看來好像必需要的一切都要試試。馬剛一牽進來的時候，我就要帶卡蒂亞或者一個女僕，在我們的雙座馬車裏坐三俄里路到教堂去。當我進教堂的時候，我總記着祈禱是爲「怕上帝來

的」一切人，我在這種感覺當中用力走上門廳長了草的兩步梯子。

白天那個時候教堂裏絕沒有十二個以上的農夫或者家僕，準備聖餐，我極其謙遜地向他們答禮，我自己走到燭檯去取那作寺守的老兵的蠟燭，我把牠們放在聖像前，這在我好像是一個了不起的行爲。

從一聖門——我可以看見媽媽繡的繡罩；在聖壁上兩個天使燦爛地飾着星辰，小時候，在我看來好像那樣大，還有一隻繞着光輪獨佔了我孩提的注意的鴿。

在聖壇欄杆後面，能夠看見仿製的聖禮盆，我許多次站在那裏作我們家僕孩子的教母，我自己也是在那裏受洗禮的。

老牧師進來了，穿着用我父親的喪單做的十字格，唸着禮拜式，用他多少次唸禮拜式，從我最早能記憶時起，在我家裏，蘇麗亞行洗禮，父親彌撒，母親與儀用的同一音調。

歌隊長長的顫音也是同樣的，當它響在樂隊裏的時候，還有那些老婦人，我常記得每次在教堂禮拜看見的，當她站着，深深地躬在牆近旁，帶着含淚的眼睛看着聖壇上的聖像，把她拱着的手緊挨着她褪色的紗巾，用她禿齒的嘴含糊地唸着禱詞。

這一切都沒有什麼足以引起我的好奇心；也不只是從聯想那對我是親切的；但是現在在我眼裏那全是莊嚴而神聖的，對我好像充滿了深刻的意義。

我傾聽那唸着的禱詞的每個字，並且盡量用心去感應。那裏我不能了解他們的幽奧，於是我心裏懇求上帝啓迪我，或者，在我不懂的禱詞的地方，我聽不見地低低唸着我自己的。

當唸懺悔禱文的時候，我回想起我的過去，那幼稚的天真的過去，比起我靈魂現在豁朗的狀態似乎那樣陰暗，於是我哭了；而且懼怯着；但是，同時，我覺得我一切都被饒恕了，假如我的罪過甚至更厲害，我的懺悔也因而更甜。

禮拜式臨末的時候牧師說：「上帝賜你福祉，」我好像覺得一種幸福的實感佔有了我。一種奇特的光與溫暖的感覺似乎突然闖進我的心裏。

禮拜結束了，老主教到我面前來，並且問在我家裏做一個通宵法事是不是好，他什麼時候來；我熱誠地感謝他的意思，我覺得那是因為我的原故他才說，我告訴他我到他那裏去或者叫人讓他知道。

「你顯麻煩自己嗎？」他問。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怕觸犯了驕傲的過失。

禮拜過後，我總打發馬車回家，除非卡蒂亞同我在一起，獨自步行而歸，對碰着的人謙遜地深深鞠躬，想找機會修修好，勸勸善，爲人幫忙，幫着抬起重荷，搖搖孩子，或者涉足泥濘讓人過路。

有個夜晚，我聽見管理人告訴卡蒂亞，塞姆楊一個農人來求幾塊木板去給他
61
的女孩做一個棺材，求一點錢去作彌撒，他給了。

「爲什麼，他那樣地窮呢？」我問。

「很窮；他們甚至得不到夠吃的東西，」管理人回答。

有一種東西好像攪着我的心，同時我聽見了就感到一種快樂。讓卡蒂亞誤以爲我出去遊遊，我跑到樓上去，把我所有的錢湊攏（那是很少，但它是我所有的），畫了十字，我獨自走過露台，經過花園，到村莊裏塞姆楊的茅舍^①去了。

那就在村莊的盡頭，我，沒被一個人看見；走到窗前去，把錢放在窗檻上，敲敲玻璃。

有人從茅舍裏出來，使得門鈕軋軋地響着，向我喊，但是我：顫抖着而且發嚇得覺到發冷，像一個犯人跑回家去。

卡蒂亞問我到哪裏去了，問我有什麼事情，但我甚至不知道她問我什麼，我沒有回答。忽然那一切在我看來好像如此卑微。我把自己關在屋子裏，走來走去

① izba (俄語)

很久，不能做，也不能想，或者說明我的感覺。

我想到那整個家庭會感到的快樂，他們曾替給錢的人多多祝福；我開始覺得後悔我沒有親自交給他們。

我又想賽吉埃·米克哈埃留伊奇會說什麼，假如他知道我這個樸念頭我是夠高興的，一點沒有人知道。我有這樣一種快樂的感覺，「一切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似乎都那樣可鄙，我還帶着那樣的同情有我自己，看一切人，以至死的思緒好像幸福的幻影來到我這裏。我微笑，我祈禱，我哭，在那個時候爲自己與每個旁的人感到多麼熾熱的愛呵！

我唸在新舊書裏找到的福音；這本書對我簡直越來越透澈，那神聖的生活故事也越加吸引人而又單純，我在教義裏發現的深邃的情感與思想越加可怕而難參悟。但是就因爲那個原故，一切看來都好像那樣清晰而簡明，放下這本書以後，當我再把我的思想與注意用到我周圍的生活。

不正直地生活着在我似乎是那樣困難，愛每個人又為大家所愛是那樣簡單。一切對我都是那樣親切而甜美；甚至蘇麗亞，我繼續教她的課，也是全然不同，要想了解我，使我滿意不給我煩惱。

大家對待我如像我自己待我自己。想了又想我所有的敵人，我在懺悔之前我應該向他們求寬恕的那些人，我只回想起一個，一個年青女子，一個鄰居。我笑過她，一年前；當着賓客們，並且她沒有來看過我。我給她寫了一封信：譴罪，要她寬恕。她回了一張條條，她也要我寬恕她。我暢快地哭了，當我唸着那些單純的字行的時候，那時我能夠在那裏面看出深刻而動人的意義。我的老保姆也哭了，當我要她寬恕我的時候。

『爲什麼他們都對我這樣仁慈呢？我做了什麼值得獲得這種愛呢？』我問我自己。我不禁想到塞吉埃·米克哈埃留伊奇，想了他很久。我不能做旁的、我沒有認爲它不适宜。我現在想到他，無論怎樣，用一種方式，完全與那夜我第一次

明白我愛他的時候所想的方式不同；我想到他正如想到我自己，自然而然地他走進關於我將來的每個計劃裏。

他的蒞臨對我那種逼人的優越從我想像裏全消失了。我現在覺得自己與他立於同等地位；從我達到的精神的頂點，我澈底了解他。他身上從前是奇異的東西現在變得清楚了。第一次我了解爲什麼他宜稱幸福只在於爲他人而活，我現在完全與他一致。那在我看來好像我們應該在一起那樣無止境而又平靜地幸福下去。沒有到國外旅行，歡樂的社交場，或者浮華生活的念頭鑽入我心裏，而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一種平靜的鄉下家庭生活，帶着永遠的赤誠，永遠彼此的愛，在一切事情上對仁慈而賢惠的上帝永遠的感謝。

65

在我的生日我照我規定的舉行聖餐。我心裏是那樣充滿了幸福，那天我從教堂回來的時候，我竟至畏懼生活，畏懼每個印象，每件會稍微攪亂那種幸福的事。但是當我從雙座馬車下來正在上階梯的時候：一輛熟悉的單馬雙輪車軌軌地

響着從橋上駛過，我看見了賽吉埃·米克埃留伊奇。他祝賀我，我們一塊兒走進客廳裏。自從我們認識以來，我從沒有像那天早上那樣平靜而沉着。我覺得在我心裏有整個新的世界，高超於他之上，他不知道。我在他面前不感到一點拘束。他一定懂得一點；因為他對我是深情地溫柔，并用一種特殊的宗教的尊敬對我。我正向鋼琴走去；但他卻關上了它，把鑰匙放在口袋裏。

「不要擾亂你現在的心境，」他說。「你的靈魂現在充滿了和諧，比任何地上人間的音樂還美。」

我滿意於他的沉思，但是，同時，我覺得有點失望，他那樣輕易而明晰地讀出在我靈魂裏對任何人要守秘密的一切。

午飯時候，他說他來祝賀我，同時也來告別，因為他第二天要到莫斯科去。這樣說着，他看着卡蒂亞，過後他急驟了我一眼，我看見他如何害怕在我的面前表示他的情感。

但是我既不驚異，也不苦惱，我甚至沒有問他是否去得久，我知道他會說這些話，我也知道他不會走。

我怎樣知道的呢？我不能，甚至到現住，對自己解釋；但在不能忘懷的日子裏，看來好像我知道一切，不管已經是什麼，也不管將會是什麼。我好像在一個極樂的夢裏，沒有發生的事情彷彿已經存在着，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一些，但一切都還要來，而且我知道那要來。

他想飯後馬上就走。但卡蒂亞因為法事疲倦了，去躺了一會兒，他不得不等她睡完午覺，爲了要向她告別。

陽光在「廳」裏朗然照着；我們走到露台上。當我們一坐下，我純全帶着從容開始了註定判明我愛情命運的談話。就在我坐下的那個時候，我開始說，不早也不遲，所以什麼也還沒有說，當還沒有什麼給我們的談話一種不同的語調與性質，或者不好地影響我要說的時候。我自己不能了解那使我談吐出色的沈着，

果斷，與精采是從哪裏來的。好像那不是我自己，而是完全與在我心裏說話的意志獨立的東西。他坐在我的前面，手臂靠在欄杆上，向他拉下一枝紫丁香，繼續把樹葉拉掉。當我開始說話的時候，他讓樹枝彈了回去，把頭靠在他手上。這也許是一個十分泰然或者極不安的人的態度。

「你爲什麼要走呢？」我問，用一種有意義的音調，安詳地，並正視着他。他沒有立刻回答。

「事務，」他大聲說，垂下他的眼睛。

我看出他對我撒謊是多麼難，在回答一個問得那樣坦白的問話。

「聽吧，」我說。「你知道這個日子對我是怎樣。在很多方面這天是很重要的。假如我問你這話，那不只是出於客套的問候（你知道我那樣常常看見你；並且我喜歡你），而我問候你，因爲我一定要知道「爲什麼」你要去？」

「我很難告訴你我爲什麼要走的實情，」他說。「這過去一禮拜我很想到你

跟我自己，并且我得一個結論：走是我的責任。你知道爲什麼，并且假如你歡喜我，就不要問我吧。」

他用他的手擦着他的前額，閉着他的眼睛。「這對我是難呵！……但是你懂得。」

我的心開始猛烈地跳動。

「我不能夠了解？」我說，「我不能夠」；「你」要告訴我。爲了上天的原故，爲了這個日子的原故，告訴我吧；我能夠安靜地聽完，」我說。

他變了他的位置，凝視着我，再把樹枝拉了下來。

「此外，」他說，停了一停之後，用一種無法鎮定的聲音說，「雖然用話表達是笨拙而不可能，雖然那對我是很難，我無法跟你解釋！」他繼續着，皺着眉頭，好像有着身體上的痛苦。

「是嗎？」我說。

「想想有位先生，讓我們叫他A吧，」他說；「老了，並且厭倦了生活；一位女子，B，年青而又幸福，她還沒有看過社會或者生活。在各種家庭關係當中，他把她當作女兒愛着，從不害怕他會用另一種方式愛她。」

他停住，但我並沒有打斷他的話。

「但是他忘記了她那樣年青，生活對於她還是一種玩意，」他繼續着，忽然迅速而堅決地說，不看着我，「並且他容易用不同的方式愛她，並且這對他是一種戲樂。他自己是被騙了，突然感覺另一種情感，沉重如悔恨，佔據了他的靈魂，他驚嚇着了。他驚嚇着，怕他們從前友誼的關係會中斷，在這以前他決定離開。」

說着，他再用他的手不留意地擦他的眼睛，又閉着它們。

「什麼，說吧，他怕用另外的方式愛她嗎？」我問，用幾乎聽不見的音調。

我按着我的不安，我的聲音是不靜的；但他真好像以為我在開玩笑。

他用一種表示他顯然不快的音調回答。

「你年青，」他說，「我已不再年青了。你貪戲玩；但我却一定有別的東西。你盡量歡喜玩去吧，只不要同着我；然而，我確相信，我應該做齒莽的事，你會感到歉然。這是A說的，」他添上，「噫：那也許全是胡謔，但你懂得爲什麼我要走。現在讓我們不要多談吧，請你！」

「不，不，我們要多談談！」我大聲說，眼淚使得我的聲音顫抖。「他愛她或者不呢？」

他沒有回答。

「但是假如他不愛她，爲什麼他像同一個小孩一樣地同她玩呢？」我問。

「是的，是的；A要受責備，」他立刻回答，打斷我的話。「但是那一切都完了……他們分開了……朋友。」

71
「但那是可怕的可！沒有別的可能的了結嗎？」

這話才說出口我就對我的大膽驚怯。

「是的，有，」他說，卸去煩惱的面色，向我盯着。「有兩種解決的辦法。但是爲了上帝的原故不要給我，安靜地聽着吧。有人說，」他站了起來，帶着悲苦的微笑看着我，「有人說A簡直變瘋了，發狂地愛着B，并且這樣告訴她……可是她只笑他。對於她這只是鬧着玩，而在他却是生死的事情。」

我顫慄着，想要打斷他的話，告訴他說他沒有對我說；但他却制止着我，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

「停住，不要說！」他用發抖的聲音說。「別人說她憐憫他，她想——可憐的還沒有見過很多世面的小女孩子——她會真愛他，所以同意做他的妻子。他夠癡狂地相信着，相信他的生活會重新開始；但是她自己明白她正在欺騙他，他正在欺騙她。……讓我們不要再談這個了，」他結束着，顯然沒有說下去的力量，他開始在我面前不做聲地踱來踱去。

他說，「讓我們不要再談這個了，」但我看見他在用他整個靈魂的力量等着我的回答。我要說，但是我不能夠；有一件東西好像在壓着我的胸脯。我看見他，他是蒼白的，他的下唇顫動着。我爲他覺得難過。我拿出我所有的力量，突然折斷東着我的沉默的鎖鍊，我說，用微弱而窒息的聲音，我怕隨時都會說不下去：

「但是還有第三個了結，」我說，停一停，而他却保持着沉默。「但是有第三個了結，他並沒有愛，而給她很深很深的痛苦，并以爲他做得對，走開了，還自己以這樣做爲驕傲。在你那方面，不是在我這方面，是好玩；從第一天我就愛你——是的，愛你，」我重說着，在說「愛」字的時候，我的聲音不由得我自己從溫和的調子變成狂野的尖叫，簡直嚇着我。

他站在我面前全然蒼白；他的嘴唇越來越發抖，兩滴眼淚從他面頰上滾下來

「那是殘酷的呵！」我幾乎叫了出來，我怕我全被憤怒的哭不出的眼淚窒息

着。「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大聲地說：站起來要離開她。

但是他不讓我走。他的頭向前彎在我的膝上；他的嘴唇吻着我顫抖的手，他的眼淚打濕了牠們。

「我的上帝，但願我知道！」他大聲地說。

「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什麼原因呢？」我老重複着；但我的靈魂已充滿了快樂——一種絕不能從我這裏拿走也絕不會再有的快樂。

在五分鐘內蘇麗亞上樓到卡蒂亞那裏去，并且遍屋大聲嚷嚷要與塞吉埃、米克哈埃留伊奇結婚。

第五章

沒有理由展緩婚期，我們兩個都不願意這樣的事。真的，卡蒂亞想到莫斯科去買東西；訂買妝奩；他的母親力勸他購置一輛新車與傢具，要屋子裝置掛氈，在他結婚以前。但我們兩個決定以後再弄這一切事情會要好些，假如實在是那樣必要；於是，婚禮在我生日後十四天舉行了，——沒有妝奩，沒有賓客，沒有饋相，沒有晚餐與香檳，以及一切婚禮習俗所需的一套附帶的東西。

他告訴我他母親是如何不快、舉行婚禮沒有音樂，沒有堆積如山的箱籠，房子沒有完全刷新，跟鮑花費了三萬盧布的婚禮那樣不同，並且她怎樣在她貯藏室裏莊嚴而秘密地搜查箱子，要瑪麗西加女管家商量關於我們幸福必不可少的某種毛毯，掛幔，以及盤子。

在我這方面：卡蒂亞同老保姆枯斯米麗西娜也這樣做。關於這件事，開玩笑地同她說，是沒有用的。她堅信當他同我正在談我們的將來時，我們只是在談着善感的柔情，行爲愚笨，如像人們在這樣情形當中通常被想到要做的一樣，但我們將來物質的幸福却在於我襯衣照規定的剪裁和刺繡，與夫桌布和餐巾的邊緣。

在波克羅夫斯哥伊與里哥爾斯哥伊之間神密的音信每天要交換幾次，關於各種準備的事、雖然外表上卡蒂亞與他的母親好像站在最懇摯的立場上，然而她們的交往開始轉爲一種微妙而又有些敵意的外交。

塔蒂安娜·塞姆揚羅芙娜，他的母親是一個精密苛峻的管家婆，舊式學校的女人，我與她現在更熟得多。她愛他，不僅作爲一個兒子，爲了責任的原故，而且當作一個人，因爲他的才智，認爲她世界上是最好，最聰明，最仁慈與最可愛的女人。塔蒂安娜·塞姆揚羅芙娜對我們總是和藹，尤其是對我，他高興她的兒子要娶我；當我在訂婚後去拜望她，看來好像她很想要我知道我畢竟不是她兒子

最好的配偶，我最好不要忘記這點。我完全了解她，并且同意她。

在我出嫁前的最後兩個禮拜，我們每天彼此見着。他來吃午飯，踱到半夜。但是，不管他說沒有我不能生活，我知道他說的真話，他從沒有同我過一個整天，還是想法留心他的事務。

我們表面關係直到結婚那天繼續跟從前一樣；我們彼此還是客氣地用「您」稱呼；他甚至不吻我的手，不但不吻，而竟避免，有機會我們兩個在一起時。他真好害怕在他心裏的愛情會變得太強烈反而有害。

我不說，是他或者是我變了，現在我覺得我跟他站在同樣的地位上，我不再發現他從前使我不快的對於坦白的虛飾，我常看見我前面一個幸福慣了的溫柔的孩子代替了一個引起畏敬的人。

「他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東西，」我常對我自己說。「他只是一個人，正如我一樣，沒有旁的。」

現在好像沒有什麼對我要隱藏着，我完全知道他。我所看到他的一切是那樣單純而又與我相投合呵！甚至他對我們將來怎樣生活的計劃也與我的一致，只是他更清楚更可愛地用話表達出來了。

這些日子天氣太壞；我們大半在家裏。我們最好而最親密的話是在鋼琴與窗子之間談的。燭光映射在黑色的窗玻璃上；雨點時常打到它上面，流了下來。雨打着屋頂，從簷溜傾注到潭裏；潮氣佈滿了窗戶。就這樣比起來，我們這個角落好像多麼明亮，溫暖，而歉愉。

「你知道，我很久以來就要告訴你一件事。」他說，當我們有一晚坐在這個地方。「我所有的時候都想你在玩着。」

「不要說什麼；我全知道，」我說。

「是的，你是對的；關於那件事我們不要說什麼。」

「呵！但是告訴我；你要說什麼呢？」我問。

「好，這就是：你還記得什麼時候我告訴過你關於A與B的故事嗎？」

「不想記着那傻故事呵！它剛好像那樣了結是好的。」

「是的，稍稍多一點，我會毀了我的幸福，你救了我。但重要的事情是所有的時候都撒了謊，我的良心刺痛了我，我願意把它講完。」

「呵，請不要！那用不着呵！」

「不要驚訝，」他帶着微笑說。「我所願意的一切是把我自己在你眼裏弄得上好。當我開始說話的時候，我就要推想。」

「推想？爲什麼呢？」我大聲說。「那絕用不着。」

「是的，我推想得壞。在所有的幻想消滅之後，我生活當中的錯誤，當我到鄉下來住，我便斷然告訴我自己，愛對於我算是完結了，留給我的一切是度過我其餘的生命的責任。那是很久在我覺察我的情感對你是如何，它們已正把我引到何處。我希望而又失望。有時在我看你好像在賣弄風情，於是我的信心又回

來了，實在我不知道我應該做什麼。但是在那晚以後，——你記得，你不嗎，當那個月夜我們的花園散步的時候？我充滿了驚異；我的幸福當時對我好像太大，而且不可能。好吧，假如我讓我自己希望並且發現那是沒有用，要對我發生什麼呢？但是，自然，我只想到我自己，因為我是一個可憐的利己主義者。」

他停住了，向我看著。

「然而，我那時所講的并不完全是胡謔。因為爲你看清我很有理由害怕。我從你得到那樣多，而只能回報你那樣少。你還只是一個小孩，你是一個還沒有茁長的芽子；你第一次愛；而我……」

「是的，告訴我那一切實情，」我說，但是突然我覺得被對他的如何回答驟來的恐懼征服着。「不，不，那用不着，」我添上。

「我從前是否愛過，你的意思是說？」他大聲說，立刻看透我的思想。「我可以告訴你。不，我從前沒有愛過。我從前沒有感到過一種像這樣的情感。」

但忽然一種痛苦的回憶好像從他心裏閃過。「不，就是這個原故，我需要一顆像你那樣的心，爲着要有權利愛你，」他說，憂鬱地。「因此，在告訴你我愛你之前，把它考慮好對我是不是必要的嗎？我沒有什麼給你的嗎？愛情，那是真的。」

「那是少嗎？」我問，盯着他。

「少；親愛的，對你少，」他繼續着。「你有青春與美麗！現在夜裏我常不能睡覺，我是這樣幸福，因爲我老想着我們要在一塊兒怎樣生活。我沒許多人生活經驗，彷彿我現在已找着一切幸福不可少的東西。在我們鄉下幽僻地方寂靜的生活，可能做那些人的恩人，對他們容易行好，而他們那樣沒有習以爲常，然後工作，帶來它相當的報償，然後休息。自然，書籍，音樂，對情投意合的靈魂的愛情——這就是我理想的幸福，我不能想到還要高的。於是，尤其，像你這樣一個朋友；一個家庭也許，以及一個任何人在這世界上能希求的一切。」

「至於我，既然我已度過我的青春，是的；但不是對你，」他繼續說。「你還沒有看見人生的什麼東西；你好像還有想在別人身上尋找幸福的慾望，也許也會在別人身上找着。對於你現在這好像就是幸福，因為你愛我。」

「不！這平靜的家庭幸福常是我的目的與希冀，」我說。「你已經表現了我常想着的。」

他微笑着。

「那好，只像對於你是這樣，親愛的，這對你是少了。你有青春與美麗，」他重說着，體貼地。

但是我不快意了，因為他不相信我，也因為他似乎說我的青春與美麗變為一種羞恥。

「那嗎，你為什麼要愛我呢？」我生氣地問。「爲了我的青春或者爲了我自己呢？」

「我不知道；但是我愛你，」他回答，用他銳利的迷惑的眼光向我看着。

我沒有回答，不禁凝注着他。忽然，有什麼奇怪的東西佔有了我；起初我看
不見周圍的一切，於是他的面孔從我面前消失了；只有他的眼睛好像在我的眼前
發亮；於是那兩隻眼睛好像佔有了我，於是什麼東西都變模糊了，一切從我眼
裏隱去了；我不得不閉着眼睛，爲的要避免掉他的眼光給與我的熱情的福祉與恐怖
的感覺。

在結婚典禮的前日晚下午，天氣放晴了。在還是夏天開始的雨後，我們便有
第一個明淨而涼爽的秋晚。一切都是滋潤，舒適，而清朗的，現在，第一次，花
園從已經開始凋落的葉子的秋色中展開樹景。天空是澄澈、清冷，而蒼白的。我
去睡覺，快樂地想到明天——我們的婚日——會是晴明的。

那一天太陽一出來我就醒了，想到那是「今天」，簡直使我驚嚇，充滿了恐
怖與詫異。

我走進花園去。太陽剛好升起，從沿馬車道旁的菩提樹稀疏的黃葉簾間照了過來。蹊徑上散佈着沙沙的樹葉。山樺樹起縐的泛光的漿果從在還懸着霜打的敗葉的樹枝上，紅閃閃的；大刺牡丹萎縮而發黑。霜，第一次，銀似的鋪在發白的綠草上，與房子附近折斷了的牛蒡上。在澄潔淒冷的空中，看不見一片雲。

「那會是今天嗎？」我問我自己，不敢相信我的幸福。「那會是明天我醒來不在這裏，而在那有着圓柱的里哥爾斯哥伊的陌生房子裏嗎？那可能不須再等他到來，不再出去接他，不再同卡蒂亞談到他嗎？我將不再同他坐在波克羅夫斯哥伊客廳裏鋼琴前面嗎？我將不再看着他走到門口，爲他耽心，當夜是黑的時候？」

於是我記起他告訴我，頭夜他最後還來一次，卡蒂亞喊我試穿我的婚服，并且說，「那是爲了明天，」有一會，我真相信，而又懷疑了。

「那會是今天以後我就要同我丈夫的母親一塊在那裏生活，沒有納狄奧斯哈

沒有格里哥里沒有卡蒂亞？我將不再吻保姆晚安，要她照舊習慣給我畫十字，並且說，「晚安，我的小姐？」我不再裝蘇麗亞，不同她玩，不在早上給她敲敲簾，不聽她震顫的笑聲呵！我今天一定要變成另外一個人，一個對自己是陌生的人，一個新的生活，我希望與意欲的實現，在我前面展開嗎？這種新的生活將永遠繼續下去嗎？」

我不能忍耐地等他來，獨自想這些在我是難受的。

他來得早，只在我一看見他我真相信這天我要做他的妻子，對這念頭就不顫抖了。

午飯前我們到禮拜堂去，去聽紀念我父親的法事。

「假如他現在還活着，」我想，在我回家的時候，我沉默地靠在那個人的手臂上，那個人曾是我正在想着的他的最親切的朋友。在祈禱的時候，我跪着，前額壓在教堂寒冷的地石上，我那樣栩栩如生地想起我的父親，我有那樣一個堅決的

信心，他的靈魂知道我，嘉許我的選擇，對於我好像甚至現在它還在我們上面翱翔，並且感到他賜與我們的祝福。回憶，希望，幸福與憂愁，在我心裏混成一種勝利而甜美的感覺，且更爲平靜而新鮮的空氣增強了；靜寂，寬闊的袒露的田野，灰白的天空，從它明亮但溫和的光線照着一切，要煥發我頰上的容顏。

在我看來好像我旁邊那個人了解而與我有着同感。他沉靜地走着，他的面孔，我時常凝視着，顯出同樣嚴肅的表情，其中混着悲哀與快樂，同時在大自然裏與我的心裏。

突然他轉向着我，我看見他要說什麼。我想到，「假如他不說到我正想的什麼呢？」

但他談起我父親，雖然他甚至不願提他。

「有一次他對我開玩笑地說，『你一定要娶我的瑪麗！』」
這便是他的話。

「他現在會多麼幸福，」我說，溫暖地按着我靠的手臂。

「是的，你當時只是一個小孩，」他繼續說，凝視着我。「我常吻你那兩隻眼睛，愛它們，只因為它們像他的，我當時沒有想到它們會爲了它們自己的原故對我那樣親密。我常叫你瑪麗。」

「對我稱「你」，」我說。

「那是我願意的，」他繼續着。「但只是現在那對我好像可能「你」完全「是」我的。」

他安靜，幸福，迷人的眼光停留在我身上，我們仍不愉快地徐緩地沿着田塍走，在踐踩過的斷梗堆中幾乎無路可尋；唯有我們的脚步與聲音打破了沉默。在一邊，山峽那邊，展向遙遠的森林，此刻沒有葉子的褐色的刈田，那裏，離我們不遠，一個農人，用他羸劣粗陋的犁頭在畫一塊漸寬的狹長地。馬羣，散在山脚，好像就在近邊。

在另一邊，我們正前面，冬天黑色的麥田，潤上了霜，到處一片綠色明晰地伸到花園和可以看見在正後面突起的房屋。一切都沉浸在秋樹裏。長長的蛛絲向四處牽着。它們在空中飄浮着，懸在凍裂了的田上；它們弄到我們眼裏，黏着我們的頭髮和衣服。當我們說話，我的聲音的回響好像在我們上面靜靜的空中盤迴，有如我們兩人大的世界中央和在藍色的蒼穹之下，一輪烈日在移動，閃耀着而又顫抖着。

我對他也要用那親熱的「你」；但我覺得害羞。

「你」爲什麼走那樣快呢？我問，很快說了出來，簡直是耳語着的，我覺得血湧上了我的面孔。

他鬆緩了他的腳步，更加多情，更加快活而又更加高興地看着我。

當我到了屋子的時候，他母親與我們不能避免問候的客人們已經聚在一起，直到離開教堂坐車回里哥爾斯哥伊去，不再只是我同他兩人了。

教堂幾乎是空的了；我只從我的眼角斜看着他的母親，拘謹而莊重地站在唱歌室的地毯上；卡蒂亞，戴着飾有紫丁香色絲縷的帽子，頰上沾着眼淚；好奇地凝視着三兩個我的僕人。

我沒有看着他，但我知道他離我很近，我聽着禱詞的語句，用我的嘴唇重唸着，好像在我的靈魂裏沒有反響。我不能祈禱；我呆呆地望着聖像，燭，牧師十字架背後繡的十字，聖壁與教堂的窗子——一切都如夢似的。

我只恍惚地覺得一件不平常的事對我發生了，當牧師，帶着十字架，轉向我們，慶賀我們，并說說是他給我施洗禮的，現在上帝給賜他特權來嫁我；當卡蒂亞同她的母親吻我，格里哥里的聲音聽着了，在他趕車來的時候，我是驚異而慚懼的，因為那全都已過去了，沒有什麼異常的東西在靈魂裏發生；沒有什麼與爲我舉行的神祕的聖餐相配應的東西。他與我交換了吻，這個吻對於我們的情感那樣奇罕，那樣生疏。

「那就是那樣嗎？」我問我自己。

我們走到教堂的前廊；車輪以空洞的聲音在拱形屋頂下面響着；涼風拂着我的面孔；他戴上帽子送我上車。從車窗我看見霜白的彎月。

他坐在我旁邊，把門關上。有種什麼東西在我心裏跳動。他這樣做時所用的自信對我好像是侮辱的。

卡蒂亞尖聲叫要我提防頭；車輪碰着一個石頭，於是轉到了平路，駛開了。我自己靠在一角，我從窗子望着遙遠的田野與路，宛似反映寒月的白輝。雖然我沒有看他，我知道他是挨近我的。

「這就是我那樣渴切地等待着的時間給我的一切嗎？」我問我自己，坐得與他那樣靠近，顯得卑微而屈辱。我轉向着他想說什麼，但吐不出一句來；好像我心裏沒有過去的愛情的感覺，好像委曲與駭異代替了它。

「直到這時我不能勸服我自己這將是。」他輕柔地呢喃着，回答我的神色。

「是的；不知怎樣那對我是可怕的，」我回答。

「我對於你可怕嗎，我愛？」他問，握着我的手，把頭向它俯下去。

我的手懶懶地放在他的手裏，在我心裏有種痛苦的寒冷的感覺。

「是的，」我低語着。

但是，突然我的心開始更劇烈地跳動，我的手顫抖，忽然捏着他的手，一種溫暖的感覺操縱了我，我的眼光在朦朧中要想注視他的，我突然覺得我並不怕他；這種驚嚇是——愛；並且比從前更加溫柔而強烈得多。我覺得我完全是他的，而且在他征服我的力量中我是快活的。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第二部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第
一
節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第
三
條
第
四
條
第
五
條
第
六
條
第
七
條
第
八
條
第
九
條
第
十
條
第
十
一
條
第
十
二
條
第
十
三
條
第
十
四
條
第
十
五
條
第
十
六
條
第
十
七
條
第
十
八
條
第
十
九
條
第
二
十
條

第一章

日子，禮拜，兩月寂寞的鄉下生活過去了，好像在那個時候沒有人感覺到；但是，同時，那兩月的情感，心緒與快樂足夠整整一生。

我的或者他的我們在鄉下的生活怎樣安排的夢想都沒有如我們預料地完全實現。但我們的生活絕不是對我們夢想的失望。一點沒有我與他訂婚時所想到的奮勉的工作，責任的履踐，犧牲自己，為人生活；那是，相反地，一種彼此吸收的自私的愛；一種被愛的欲願，一種永恆的沒有理由的歡樂，與乎對世界上一切的忘懷。

95
真的，他有時到圖書館去，把自己關起來，辦理他的事務；有時他到市鎮上去，並為了關於產業的事情他出去了；但我看出他要把他自己從我這裏分開是多

麼難。他自己更承認世界上的一切對他似乎全那樣沒有意味，除非我在那裏，他不能想到會對它們發生興趣。

那時我也恰好是如此。我唸書，弄音樂，同他母親，同學校的人消磨時間；我這樣做只因爲這些事情每一件都與他有關係，並且得到他的讚許；但是，當我一想到他的思想沒有與任何特殊事情發生關係時，我的手便垂下了，並且那好像那樣奇怪，想到世界上除了他而外，沒有任何別的人。

也許這是一種不適當的自私的情感；但它給我快樂，并把我高舉在世界之上。

在我眼裏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人，而且我認爲他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完整的人；因此，我除了他而外，不能爲任何人活着，禁不住要在眼裏做一個他想要我做的人。他認爲我是世界上第一個最美的女人，具有每種可能的優點，並且我也盡在全世界第一個最好的人眼裏做這種女人。

有一次他走進我的屋子裏，當我在祈禱的時候。我看着他，繼續祈禱。他坐在桌旁，爲了不打擾我，翻開一本書，但那好像在看我，我轉視着旁處。他微笑了；我也開始發笑，不能再祈禱下去了。

「你已經祈禱了嗎？」我問。

「是的，但祈禱你的吧；我就走。」

「你唸你的祈禱，我希望；你可不嗎？」

他沒回答，要想走；但我却留着他了。

「我心愛的，請你爲了我的原故，同我唸祈禱吧。」

他站在我旁邊，不自然地垂着他的手，帶着嚴肅的神情，遲疑地開始唸着。

他時常轉向着我，彷彿要在我臉上找着稱讚與鼓勵。

當他唸完了的時候我笑了，並且緊緊抱了他一下。

「你總是這樣；好像我又只有十歲了呵！」他大聲說，羞紅了，吻我的手。

我們的房子是一個鄉下古老的宅第，在那裏面一家幾代相愛相敬地住過。它充滿了甜美而純淨的家庭回憶，這些，當我來這裏面生活的時候，似乎突然變成了我自己的一份傳統的東西。

這房子的佈置與裝飾是塔蒂安娜·塞姆揚羅芙娜歡喜的那種老派頭；不能說它們雅緻而堂皇，然而是很豐富的，從僕人到傢具與食品，每件東西都是整潔，劃一，呆板，而引人不舒服的。客廳裏，傢具用對稱的精確安排着，牆上掛着像，家製氈子與條紋布鋪在地板上。

客廳裏立着一個舊的大鋼琴，兩個形式各異的櫃子，掃帚，鋼與螺鈿的桌子。我的私室，塔蒂安娜·塞姆揚羅芙娜照料的，佈置着各個時代各個形式最美的傢具，在別的東西當中有一個舊台鏡，我從沒有照它而不感到害羞的，但最後對我變親密得像一個老朋友。塔蒂安娜·塞姆揚羅芙娜不讓她的聲音在屋裏聽得見；每件事情進行得像鐘的機械一樣，雖然有不少多餘的僕人。所有這些僕人，

穿着軟鞋，沒有跟，——塔蒂安娜·塞姆揚羅芙娜認爲軋軋響着的鞋，與後跟的聲響是世界上最不愉快的事情，——所有的僕人都似乎以他們的地位爲矜驕，在老太太之前顫抖着，以傲然的神情看我的丈夫和我，并且明顯地以異常的滿意做他們的工作。

照例每禮拜六，屋裏所有的地板都要洗，地氈都要打；每月一日舉行一次讚美式，洒聖水；每次命名日到來——塔蒂安娜·塞姆揚羅芙娜的，她兒子的，或者我的（我的第一次生日是在那個秋天）——便宴請所有的鄰居。一切這種事情在習慣上從沒有停過，自塔蒂安娜·塞姆揚羅芙娜最早的記憶起。

我丈夫不干預家庭經濟，只管理花園與農奴；那也夠忙了。甚至冬天他也起得早，往往在我醒的時候就出去了。他大半回來喝午茶，（只有我們自己喝的，）差不多總是這時，他在工作的煩勞之後，他曾以非常快活的心境出現，他稱之爲「狂熱」。

我時常惹起他告訴我他在早上做的什麼，他會講那樣荒唐的事，我們幾乎笑死了；有時逼他認真地對我講，他會控制着自己，並且告訴我。我瞧着他的眼睛，他嘴唇的動，記不得什麼，我只高興看和聽他的聲音。

「好，我告訴了你什麼？讓我們聽吧，」他說，我不能對他說出第一句話。那是那樣怪誕，「他」應該告訴「我」旁的事，而不談我自己。他做的什麼簡直沒有什麼關係。不久我開始了解或者感到對他的工作的興趣。

塔蒂安娜·塞姆揚羅芙娜不到午餐時間不出來；她單獨喝茶，只派一個人來問我們睡得怎樣。在我們特別的極其幸福的小世界裏，聽着從她莊嚴而呆滯的地方傳來的聲音似乎那樣稀罕，與我們的那樣迥異，以至於我常不禁以衷懷的哭回答女僕人。她，抱着手臂，嚴重地宣告：「塔蒂安娜·塞姆揚羅芙娜派來問你們昨天出遊之後睡得怎樣，並且她讓我告訴你們，關於她自己，她通宵神經發痛，並且村裏一條傻狗老叫着，使她不能得到一點休息。她也願意知道對今天烤麵包

你們歡喜怎樣，讓我說明塔拉斯今天不做麵包，可是讓里哥拉西加第一次試試手藝，當作實驗，并且不全做得壞，她說，特別是麵包捲，而燒餅乾却過火了。」

直到午餐時候，我們不大在一起。我彈琴，自己唸書，他寫或者又出去；但在四點鐘，當我們吃午飯的時候，我們便到客廳裏去；「媽媽」翩然從她屋子裏出來，幾個客人，出身高貴的騎太太，有幾個常住在我們家裏，出來了。平常每天，我的丈夫依照很久的習慣，把他的手臂給他母親，引她出來進餐；但她總堅持要把另一隻給我，而且，照例每天到門口擰看，門太窄不夠我們過。

「媽媽」用午餐，談話以高雅的莊重與很大的嚴肅進行着。我丈夫與我交換的幾句簡單的話與席間拘泥的言談正好成了對照。間或，母子間起了爭論，他們彼此說着嘲諷的話；我特別欣賞這些爭論與嘲諷，因為他們更加分明地顯出連繫他們堅毅而溫柔的愛。

飯後，媽媽退到客廳裏去，坐在她的大背椅裏，擦着煙葉，或者就開所買來

的書的頁面；我丈夫與我大談哈石，或者走進裏間的鋼琴前，前去。在那些禮拜我們唸得很多，而音樂却是我最愛而又是最好的享受；因為它每次觸動我心裏新的情感；好像又把一個向另一個表露了。當我彈奏他歡喜的樂曲，他會坐在屋子另一端的櫺櫺上，那裏我幾乎不能看見他，就由於害羞他會掩藏着音樂給他的感動；而往往在他沒有料到，我會從琴旁跳起來，跑到他那裏去。要在他的臉上看出情感的表露，在他眼裏一種不自然的光亮與潤濕，他無法遮飾過我。

媽媽常到客廳裏看我們，但她怕阻礙我們，有時，顯然不看着我們，她帶着伴作的嚴肅與冷淡的容色走過屋子；但我知道她不會到她房裏去，所以很快又回來了。

晚上我在客廳裏倒茶，家裏所有的人又一次聚在桌前。在發亮的茶炊前多禮的端莊的就座，與乎杯盞的分配久久使我充滿了惶恐。儼然我還與這種職分不相

●Clavichord鋼琴的前身，最早的有鍵盤的給樂器。

合，我太年青而又浮佻，不會轉大茶炊的龍頭，把玻璃杯放在僕役長的盤裏，而且說『給彼嫩特。伊凡諾維奇，』『給瑪麗亞。米麗琪娜，問她是不是太淡，』替保姆與僕人放幾塊糖。

『太好啦，太好啦，』我丈夫常說，『真像一個成年的主婦！』這使我越加感悚。

茶後，媽媽玩獨腳牌●，或者聽瑪麗亞·米里琪娜卜課，然後她吻我們，爲我們畫十字，我退到自己的房裏。大概我們總坐到夜半，這是一天最好最愉快的時間。她告訴我他的過去；我們計劃着。有時我們討論哲學，盡量低聲談着不讓樓上聽見，不令引起相信我們早寢的塔蒂安娜·塞姆揚羅芙娜的疑心。有時我們餓了，輕輕走到食架前去找一點里克塔爾辦的涼食品，在我的寢室裏吃，在一支燭光下。他與我住在這瀾漫在塔蒂安娜·塞姆揚羅芙娜所流露出的過去冷峻的氣

●patience 一種紙牌戲，常爲一人獨玩。

氛的古老大府邸中完全像客人一樣。不僅她，還有僕人，老侍女，傢具，園藝，都引起我一種尊重，一種敬畏，一種我們雖然不與這種情形融協的感覺，在這裏過一種謹慎而小心翼翼的生活是一種義務。

當我現在回顧的時候，彷彿很多事情都真是呆板而不舒服——那嚴正不移的秩序，那一羣在家裏懶散而過於孜孜的人；但是，在那個時候，就是那種束縛却給我們的愛情更多的力量。

他與我兩人都沒有稍稍表示有什麼使我們不愉快的東西。他反而對於什麼不合適的乾脆閉着眼睛。德米特·西朵洛夫，一個好抽煙的人，平素每天當我們在裏間的時候，飯吃完了，到我丈夫的圖書館去，從他抽屜裏取煙草；那看起來有意，思饜吉埃·米克哈埃留伊奇帶着如何的驚喜點着腳向我走來，用他的手指做一個警示的手勢，曇着眼，指着德米特·西朵洛夫，他從來不懷疑被人看見過。

當德米特·西朵洛夫出去沒有注意到我們，我的丈夫，高興一切像旁的事那樣終

結得滿意，說我是迷人的，並吻了我。

有時，這種隨和的方式，這種寬容的性情與明顯的冷淡，對我並不愉快；我沒有覺察我也容易犯這同樣的毛病，我叫它弱點。「正像一個不敢表示意志的小孩，」我對自己說。

「呵，親愛的，」他回答，有一次當我告訴他我對他的弱點是多麼驚異，「在我這樣幸福的時候同任何人生氣在我是可能的嗎？我讓事情算了下去比壓服旁人容易一些；很久以前我就相信那個了——並且沒有不能幸福的地方。我們正有那樣一個好時光呵！我不能夠生氣；我現在沒有像「壞」那樣的事情；那只是可憐，而且有點興味。但主要的事情是——」最好是好的敵人，「（法語）你相信我，在我聽見門鈴或者看見一封信的時候，或者只在我醒來的時候，我便生恐怖的感覺。恐怖因為我一定要活，怕有什麼事情要發生，因為沒有什麼事情比現在的還好。」

我相信他，但我不懂得他，那對我是快暢的，但我看來那好像是應該；那不能是旁的，那總是這樣，對於所有的人，假如別處有另外的幸福的形式，他們是不同的，也許，但并不比較大一些。

這樣兩月過去了，冬天來了，帶着它寒冷的氣候與大風雪，雖然他還是同我在一起，我却開始覺得寂寞，開始覺得生活是單調的，并且它沒有給我們兩人哪一個什麼新的東西；我們好像永遠回到我們舊的軌道上了。他開始更比從前忙着他自己的事務，不管我的；我從前的想法又復原了——他在他靈魂裏有一個特別的世界，不讓我進去。

他永遠的自滿激怒了我。我仍像從前一樣愛他；在他的愛裏我是一樣地幸福。但我的愛情到了一個止點，不再生長，現在，除開愛情，一種新的不安的感覺開始佔有了我的心靈。

愛情的持續是很沒有意義的，在發現我愛他的第一次幸福之後。我所渴望的

是活動，並不是安定生活的平靜；替代思慮；我要情感冒險與犧牲。我在心靈有充沛的力量，在我們平靜的生活裏沒有找着活動的處所。我被我想要藏着不叫他知道悲鬱的風暴所侵襲，好像什麼淘氣的東西，與那使他害怕的不自然的深情與快樂的發作。

他甚至比我先注意到我的心境，並且提議我們應該到城市去；但我請他不要去，不要變更我們生活的方式，不要破壞我們的幸福。真的，我是幸福；但這種幸福沒有使我奮發與犧牲痛苦着我，當我被一切工作與自我犧牲的可能痛苦着的時候。我愛他，我知道我是他的一切；但我要大家都看到我們的愛情，我要某種事情發生像我愛情的路上的絆腳石，而我却還是要愛他。

我的心靈與情感都不安甯，但一切另外的情感之外還有青春的感覺，奮發的必要；這些在我們平靜的生活裏沒有找着機會。

爲什麼他告訴我我們要到城市裏去呢，當那是我唯一的願欲時？假如他沒

有這樣告訴我，也許我會解使我痛苦的情感是不好的胡鬧，我的過失，我正在尋找的犧牲就在我前面——在這種情感的克制裏。

只要到城市裏去我便有力量從憂鬱裏救我自己這念頭總常來擾我，不管我自己，同時那似乎卑鄙而可惜，只爲了自己的快樂，把他從他所愛的一切拉開。

但是時間過去了，雪堆積起比牆還要高還要高，我們總永遠是孤獨的，孤獨的，而我們在彼此的眼裏還總是一樣；但是，那邊，有個地方，在燦爛裏，在牛活的急旋裏，有成羣成羣受苦與享樂的男男女女，沒有想到我們或者我們渺小的生命。

最壞的是我意識到每天我生活的習慣在鑄成一個定形，我們的感覺變得遲鈍，適應着平靜而冷淡的生活調子。在早上我們是欣喜的，午餐時謙恭的，夜裏情深的。

「修好，」我對我自己說；「最好是修好，過着高樹的生活，如他所說的；

我們還有時間，但有一種事情，對它現在而且惟有現在我有必需的力量。」

這不是我所需要的；我需要奮鬥；我需要的是情感應該引導生活，而非生活引導情感。我要同他去到深淵的旁邊，並且說，「這裏一步，我將要把我自己揮下去；這裏一動，我完了；」至於他，變得蒼白，用他有力的手把我抓着，把我攪在那上面，直到我的心在我裏面變冷了，於是，他高興哪裏就把帶到哪裏。」

這情形影響我的健康不良，我的神經開始感受痛苦。一個早上，那比平常還壞；他從辦公地方回來頹喪極了；這在他是罕有的事。我立刻注意到，並且問他是怎樣一回事；但他不願意告訴我，說那用不着。我以後才知道巡長●來催索我們的農人，並且，用一種不好的脾氣對我的丈夫，非法勒索他們，恐嚇他們。我的丈夫還不能夠帶着一點冷靜旁觀這一切，只是一件不幸而鹵莽的事；他生氣了，因此他不願意與我談。但在我看來他不想告訴我那件事，因為他認為我還是

一個不知道他什麼的孩子。

我從他轉開了，沒有說什麼，派人去請瑪麗亞·米里琪娜我們的一個客人來喝茶。我很快就喝完了茶之後，我把瑪麗亞·米里琪支帶到裏間去，開始用很大的聲音談着一些對我完全沒有趣味的瑣事。他在屋裏踱着，時時看着我們。他那些視線對我有一種那樣奇特的力量，我所有的時候有要說話或甚至快活的越來越強的傾向；我說的以及瑪麗亞·米里琪娜說的一切看來彷彿都是可笑的。沒有對我說什麼，他走到他的圖書館，把門關上了。

當他一走得聽不見了的時候；所有我的快活倏忽便消失了，所以瑪麗亞·米里琪娜注意到了，問我是怎樣一回事。

沒有回答她，我坐在一個褥椅上，並且覺得很想要哭。

「他怎樣想到這種舉動呢？」我問我自己。「一件瑣事對他似乎也很重要；但只讓告訴我，我便給他指明那完全是沒有意思的事；不，他一定認為我沒有道

理；他必須用凜然的平靜壓服我，對我總是那樣比我高。但是我也跟他一樣對，雖然那是那樣笨拙，雖然我有想活想動的慾望，「我對自己說。『不要老跌在一個地方，而又感到時間在怎樣過。我要前進，每天，每點鐘，我要新的東西；但是他要靜站着，把我也拖回去。在他那是多麼容易。因此不須把我帶到城市裏去；對他只須像我所做的，不炫耀，不抑制自己，而只是活下去。這就是他給我的忠告，但他自己也并不遵從。那就是困難的所在呵！」

我覺得我心裏充滿了眼淚，并且我生他的氣。這種性情的表露使我詫異，我走到他那裏去，他正坐在他的圖書館裏等着。當他聽到我的足音，他平靜而淡淡地仰望了一會兒，又繼續等着。他這種神態使我不高興；并不到他那裏去，我站在他寫的桌旁，打開一本書，我開始翻着書頁。他又停住并看我一次。

「瑪霞！」他說。「你不舒服嗎？」

我以淡然的眼光回答，它說：「什麼叫你問的？——只是好奇心？」

他搖搖他的頭，帶着甜美而懇切的微笑；但這是第一次我沒有以微笑回答。

「今天你有什麼麻煩事？」我問。「爲什麼你不對我講呢？」

「不過一件小事，一個小小的不愉快，」他回答。「然而、現在我也可以告訴你。兩個農人傳到城裏去了。」

但是我沒有讓他講完那故事。

「喝茶的時候問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我會說一些不好的話，因爲我當時在生氣。」

「但是那正是我要知道的時候。」

「爲什麼呢？」

「因爲你以爲對你絕不能有什麼幫助。」

「那是什麼？」他大聲說，把筆扔下。「我想我不能沒有你而生活。你不但在什麼事情上都幫助我，而且你什麼事情都做。怎麼你有這樣一個想法呵！」他

叫，笑着。「我只爲你而活。一切對我好像都好。我幸福只因爲你在這裏，因爲你需要……」

「是的，我知道我是一個可愛的孩子，需要人使他安靜，」我說，用那樣一種使他驚異的音調，顯然第一次注意到我是怎樣一種心境，凝視着我。「我不要平靜，你夠了，對我十分够了，」我添上。

「好，你現在明白困難是什麼了，」他急遽地開始，打斷了我的話，分明害怕讓我說出我心裏的一切。「你怎樣解決這問題呢？」

「現在我不用，」我回答。雖然我有想聽他的強烈的慾望，對攪亂他的平靜卻感到愉快。「我不要玩弄人生，我要生活，」我說，「正如像你。」

他那當如此敏捷地反映他每種情感的臉上，浮過痛苦與誠摯的注意的表情。

「我要像你一樣生活，與你平等……」

但是我沒有說下去，那樣的憂愁，那樣深的憂愁顯露在他臉上。他沉默了一

會兒。

「是的；你是同我平等地生活着，可不嗎？」他問。「除了是我而不是你跟警察與喝醉了的農人打麻煩。」

「不，不只是在這種事，」我說。

「爲了上帝的原故，了解我吧，親愛的，」他繼續說。「我知道有着憂慮對我們總是苦痛的；我有生活的經驗，我知道這個。我愛你，真的我不得不想把你吧從憂慮不安裏救出來。我的生活在於這——在於對你的愛；不要攪亂我的生活。」

「你總是對的！」我大叫着，不看着他。

我覺得不安他的心境又變得清澈而平靜，當我還充滿了苦惱與像懊悔的情感。

「瑪霞，你是怎樣一回事呢？」他大聲說。「這問題不是我對或者你對，而

完全是另外一碼事；你對我有什麼埋怨的呢？不要隨便地說，仔細想想吧，告訴我你心裏的一切。你同我生氣，自然你有理由，但讓我知道在什麼地方我該受責備。」

然而我怎樣能告訴他我心裏的東西呢？事實是：他那樣快就了解了我，在我面前又像一個小孩子，我不能做任何事情，沒有他完全；解乃至預先看透——這一切使我更加氣憤。

「我完全沒有什麼對你埋怨的，」我說。「不過一切對我好像討厭，並且我不願意那是這樣。可是你說那一定是這樣，而你又是對的。」

我說着，沒有看他。我達到我的目的了；他的平靜消失了；痛苦與恐懼呈現在他臉上。

「瑪霞！」他激動的低的聲音叫，「這并不是無意思的，你現在對我所做的。現在我們的命運被決定了。我請你不要回答我，就聽着吧；爲什麼你要磨折

「我呢？」

但我打斷了他的話。

「我知道你是對的，你寧可不說；你是對的，」我說，冷靜地；好像那不是我自己，而是一個在我心裏說話的魔鬼。

「但願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啊！」他顫抖的聲音說。

我流淚了，這倒給了我安慰。他挨近我坐着，什麼也沒有說。我對他很難過，我已覺得羞愧，對我所做的苦惱着。我沒有看着他。我感覺他那時一定正在嚴峻地或者窘困地看着我。我仰望着，他甜美而多情的眼光盯着我好像在求體似的。我撫着他的手，說：

「寬恕我吧！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是的，但是我知道你說的什麼，並且你說的是真的。」

「什麼？」我問。

「我們一定要到彼得堡去；」他說。「現在這裏沒有什麼讓我們做的了。」

「隨你高興吧，」我回答。

他擁抱着我，並且吻了我。

「寬恕我吧！」他呢喃着；「我對你是該受責備的。」

那晚我跟他彈了很久的琴，當他在屋子裏踱來踱去時，他老在背誦着什麼。他有這種低語的習慣，我常問他他在說什麼；想了一會兒後，他幾乎全把他背的告訴了我；大概是詩，有時是莫明其妙的話，但它使我能夠說出他心裏的感覺。

「你在對你自己背什麼呢？」我問。

他停住不走了，想了一會兒後他微笑了。背了兩行萊蒙托夫的詩。

但是他，無情的，祈求着暴風雨，

好像在暴風雨中可以找着平靜。

「不，他超過人家；他知道一切；」我對我自己說。「不愛他怎樣可能呢？」

我跳了起來，握着他的手臂，開始同他走，想並着肩。

「好嗎？」他問，帶着微笑，看着我。

「好，」我回答，用低語；一種特別愉快的心情佔有了我們倆，步子跨得越加大，點着我們的足趾，站得更高更高，用同樣的步伐，引起格里哥里的憤怒，引起在接待室玩獨腳牌的媽媽的詫異，我們衝過所有的屋子，跑到餐堂，在那裏我們停住了，彼此看看，衷心笑了起來。

兩禮拜末，剛好在聖誕節前，我們便在彼得堡了。

第二章

我們到彼得堡的旅行，在莫斯科的一個禮拜，他的和我的親戚，新的地方的運道，路，陌生的城市，面孔，——這一切好像夢一樣過去了。那全是那樣變動，那樣新，那樣歡悅，那全是那樣溫暖且為他的愛與遠見朗照着，而寂靜的鄉下活彷彿早已過去，又沒有了意味。

引起我很大的驚異的，不是我預料在社交場的人們當中找着凡俗的驕傲與冷淡，大家都似那樣的真情與熱忱接待我——不只是我的親戚，還有生人——好像我是他們主要的對象，好像他們惟有在等着我才能讓他們幸福美滿。不意我丈夫在好像是上流的社交場中也發現了許多熟人；他沒有對我談到過他們，我常引為奇怪，並非完全快意，聽他那樣嚴厲地批評幾個在我看來那樣不錯的人。我不

懂爲什麼他對他們那樣冷淡，爲什麼他要避免許多我歡喜的熟人。我看好像你跟好人越親近越好，他們都是好的。

「噯，你看我們情形怎樣，」他說，在我們離開鄉下以前。「在這裏我們是小克里薩斯●但到了那裏我們就簡直算不得什麼了，所以我們在城市只能默到復活節，不要到社交場去，不然我們要碰着麻煩；是的，因爲你的原故，我不願……」

「爲什麼要社交場呢？」我問。「只讓我看看戲，看看親戚，聽聽歌劇與好的音樂，甚至就在復活節前我們就回到鄉下。」

但是當我們一到彼得堡，這些打算便忘記了。我忽然發現我自己在那樣一個新的快活的世界裏，我擁有那樣多的快樂，那樣新的興趣在我前面湧起，因而立駕，雖然完全不知不覺，反悔過去的一切以及所有我弄的計劃。

●Croesus (F.L.B.C.) 呂底亞 (Lydia) H. 兀富著。

「全是那樣胡鬧！我甚至沒有開始生活；這是真實的生活！是的，還有什麼爲我留着的呢？」我問我自己。

在鄉下擾擾我的不安與愁苦突然完全像幻影一樣消失了。我對我丈夫的愛變得平靜一些；並且在這裏我從沒有想到我丈夫的愛會減少。是的，我不能懷疑他的愛；我每種思想立刻就懂得了，我每種情感都被他揣度着了，我每種意願都被他實現了。他過分的平靜在這裏消失了，或者，至少，不再苦惱我了。

況且，我感覺他甚至更比從前愛我。往往，在拜訪了一個新認識的人以後，或者在我們自己屋裏有個聚會之後，當我，心裏顫抖着，怕我犯了什麼錯，做一個主婦的分兒，他會說：

「哎喲！小女孩，有名的！不要煩！真的是頂好的！」

我是很幸福的。我們到後不久，他給他母親寫信，當他喊我附上一筆的時候，他不願意讓我看他寫的；但後來，自然，我有我的方法，終於看見了。

「你不會知道瑪麗，」他寫。「我自己也不大知道她。她在哪裏得到這種洒脱而端雅的信心，慫恿，聰慧；以及溫柔呢？全那樣率直，那樣雅致，那樣自然。每個人對她都是熱情的，我自己也不能愛夠她，甚至假如可能更愛她一些。」

「呵！所以那就是我，是嗎？」我對自己說；我覺得那樣快活而美好，甚至好像我比從前更愛他。

我對所有我們熟人的成功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在各方面我聽見我大大地使這位表叔高興，某個姑母對我十分發狂；有個人告訴我說在整個彼得堡沒有一個像我這樣的女人；另一個使我相信在社交場做一個最完美的女人是我能夠辦到的。此外，我丈夫的表姊，D公主，一個年長的交社場中的女流，忽然異常地歡喜我；對我說最奉承的話，全然弄昏了我的神志。當第一次這位表姊邀我去赴一個跳舞會徵詢我丈夫的同意時，他轉過來對着我，帶着微微詭譎的微笑，問我不是要去。我點頭答應，覺得臉紅了。

「罪人自首她要什麼，」他說，帶着和藹的笑容。

「是的，但你說我們不可到社交場去，你不歡喜，」我回答，微笑着，用懇求的眼光望着他。

「假如你很歡喜去，那嗎我們會，」他說。

「可不，沒有再好的。」

「所以你歡喜去？很歡喜？」他再問。

我沒有回答。

「社交場本身並不是一個大的不幸，」他繼續說，「但是世界上達不到的野心才是壞而無意義的。我們一定要去，我們要！」他堅定地結束着說。

「告訴你實話，」我說，「世界上沒有像我很想赴這跳舞會的事了。」

我們去了，我感到的快樂超過了想像。在跳舞會裏，似乎我比從前更是一切圍繞着旋轉的中心；只是爲了我的原故大客廳點上了燈，彈奏音樂，以及所有的

人，讚美我，聚在一起。大家，從理髮師與侍女到跳舞着的年青人與在跳舞廳走着的老人，看來好像都在對我說話，並使我感到他們歡喜我。那跳舞會裏大家對我一致的意見，D公主對我講的，是這樣：我完全不像其他的女人；我有一種特殊的鄉村的純樸與黝麗。

這種勝利如此使我高興，以至我冷靜地告訴我丈夫，我多麼歡喜這年再去赴兩三次跳舞會，「爲的是滿足一次，」我添上，好像不是出自我的意願。

我的丈夫同意了，第一次顯然願意同我去了，高興我的成功，而又彷彿完全忘記或者打消他從前所說過的話。

最後他簡直對那個變得厭倦，對我過的生活感到煩膩。但我的情形不是那樣；就是假如偶爾我注意他有意的嚴肅的眼光探詢地盯着我，我裝着不知道他的意思。我弄得那樣恍惚，被這種所有這些生人好像顯出的突發的愛好，被這種高雅的空氣，被這些我生平第一次感到的歡樂與新奇——他精神的力量，束制着我

的，似乎忽然消失了；我是那樣快暢在這新的世界裏我不僅與他平等，而甚至站在更高的地位上，因此能夠比從前愛他更深——我不能夠了解他怎樣能夠在世俗的生活裏替我找着不愉快的事。我感到一種新的驕傲與自尊的快感，當在進跳舞廳裏所有的眼光轉向我的時候；但他顯然覺得在人羣之前對我一切要求都是不好意思的，趕快離開我，在黑色的燕尾服叢中隱沒了。

「只等着瞧吧，」我常想。「等到我們回家，你便會發現并且知道爲了誰的原故我才想要漂亮，露頭角，同時這夜在所有那些圍繞着我的人當中我受讚。」

真好像我高興我的成功，不過爲了要把它們獻給他的原故。

我想到在社交生活中對我有害的一點，是我會迷上幾個我遇見的人，而引起我丈夫妒嫉的那種可能；但他對我有那樣一種堅信，她似乎那樣從容而鎮定，所有那些年青人與他比起來，彷彿都那樣沒有意思，社交場唯一的危險，就我看到，在我并不驚異。然而許多社交場中的年青人的注意增加了我的自負；煽動了

我獨行不羈的私慾，使我想到在我對我丈夫的愛情裏值得有重視的恩功，也許使得我對他的行為放任。

「呵！我看你同他談得多起勁。」我說，有一次，我們從一個跳舞會回來時候，用我的手指恐嚇他，提到彼得係一個最著名的女人的名字，那晚上他真同她談過。我這樣說是要想激動他，因為他是異常沉靜而沮喪。

「呵！爲什麼說這樣的事呢？并且是你說，瑪霞！」他從齒縫間呢喃着，皺着眉頭好像身上發痛。「這跟我與你都多麼沒有關係呵！讓它隨別人去吧；這些虛假足以破壞我們心裏的平靜，我還是希望真實回來。」

我害羞，沒有說什麼。

「那會回來嗎，瑪霞？你以爲怎樣。」他說。

「那從未被破壞過，并且也不會被破壞？」我說，當時真好像是那種情形。

「但願不這樣！」他大聲叫。「因爲那是我們回鄉下去的時候了。」

但這是唯一的一次他對我说這樣說；其餘的時間我看來彷彿他也像我一樣在享樂，并且我是那樣幸福而快活。假如他覺得厭煩，我便安慰我自己，想爲了他的原故我從前在鄉下是多麼煩悶。

「假如我們的關係有些變了，那嗎一切會像從前一樣，夏天一來，我們又只專同塔蒂安娜·塞姆揚羅芙娜在里哥爾斯哥伊家裏。」

這樣對於我冬天不知不覺就過去了，沒有按照計劃，我們還在彼得堡過復活節。第二個禮拜，正在我們一切都準備妥當要動身的時候——什麼東西包裝好了，我丈夫，買了各種禮物，花，以及鄉下用的東西，是在一種非常快活而感動的心情當中——他的表姊，D公主，來看我們，勸我跳到禮拜六，爲了應伯爵夫人的邀請。她說R伯爵夫人很盼望我們出席，M親王，那時在彼得堡，自從上次跳舞會以來就想認識我，只爲了這點要去赴宴，并老說我是俄羅斯最美的女人。全城的人都要到那裏去，一句話，假如我不去就不像。

我的丈夫在客廳的另一端，在兩人談話。

「好吧，你要來，你不嗎，瑪麗？」我們的表姊問，

「我們要到鄉下去，後天，」我遲疑地回答，望着我的丈夫。我們的視線遇着了；他很快地轉開了。

「我要告訴他一點，」我們的表姊說。「我們禮拜六去」，使大家高興高興。什麼？」

「但這會把我們整個計劃弄亂了，再說，我們什麼都包紮好了，」我回答，開始讓一點步。

「是的，她最好去向親王致敬，」我們的表姊說。「但你看我並不是爲了親王的原故我要勸她，賽吉埃·麥克哈埃留伊奇，而是爲了我們大家。R伯爵夫人多麼渴望着要她去呵！」

「這全在她，」我的丈夫冷冷地回答，走出去了。

我看出他比平常更激動；這苦惱着我，所以我沒有給我們表姊確定的回答。只是她一走了，我就到我丈夫那裏去。他正在沉思地走來走去，沒有看見也沒有聽見我，當我點着腳悄悄走進屋裏的時候。

「他在回想他可愛的里哥爾斯哥伊的家，」當我看着他的時候，我對自己說。「在明淨的接待室裏的早茶，他的田地，他的農人，在裏間的夜晚，與我們神祕的午夜餐。不！」我對自己說，決定地。「我要拋棄世界上所有的跳舞，所有它的親王的詔諭，爲了他歡悅的心情，爲了他溫柔的撫愛。」

我要告訴他說我不去赴交際會，我不要去，當他忽然抬頭向上看，見着我，皺着眉，甜美地沉思的表情變了。銳敏的機智，聰慧做學的冷靜重新形諸于色了。他不願意我只把他當作一個人；總要站在我前面儼如一半神對他才是必要的。

「你要什麼呢，我親愛的？」他問，以一種平靜淡漠轉向着我。

我沒有回答。要弄得他在我面前戴上假面具使我的心靈苦惱，他不願意做我最歡喜他的那人。

「所以你高興留到禮拜六去赴交際會嗎？」他問。

「我要，但我看那合你的意。再說，我們一切都收拾好了。」我添上。

他從來沒有那樣冷淡地看着我，他從來沒有那樣冷淡地對我說過。

「我要到禮拜二才走，我要把東西打開。」他說：「所以你可以去假如你高興。你要樂意我沾你光。我不離開城市。」

照例當他困惑的時候，他就在屋子裏大步走上走下，他不看着我。

「我真不了解你，」我說，站着沒有動，用我的眼光跟着他。「你說你總是那樣靜。」（他從沒有說過這樣的事）「爲什麼你對我說得那樣生疏呢？爲了你的原故準備捨棄自己這種娛樂，你對我用那樣嘲諷的音調說，用那樣似乎從前沒有與我談過話的態度說，逼着我去。」

「好，你看！你『犧牲』了你自己。」（他特別加重那個字），「我犧牲了我自己；哪個好一些呢？一種慷慨的競爭呵！這就是『家庭幸福』的基礎，不是嗎？」

這是第一次我聽見他用這樣刻薄的諷刺話。他的諷刺並沒有打動我，反而觸怒了我；那刻薄並沒有使我時異，反而使我狠心。那能是一他一說這樣的話嗎！在我們的接觸當中總怕虛禮的他，總是那樣慈善而真實的他？

爲什麼厭故呢？

只在爲了他我要犧牲不見得有什麼壞處的娛樂，因爲在這片刻以前我那樣了解而且愛他，我們的「角色」對調過了；他避免我真誠回率真的話。我在尋找它們。

「你變得很多了，」我說，帶着歎息。「我犯了什麼罪。在你眼裏？那不是這個宴請，而是某種你心裏對我的反感呵！爲什麼這缺乏坦白呢？從前你並不避

免。老老實實地說吧，告訴我你找出了我的什麼過錯。」他對於這個要說什麼呢？」我問我自己，幸好記着在冬天不只一次他有理由找我的過錯。

我走進屋子中間，所以他得從我旁邊經過，我看着他。「他會到我這裏來，他要抱着我，那就完了，」我想，我甚至開始覺得抱歉，我沒有機會向他表明他是多麼不對。但他停在屋子的裏端，看着我。

「所以你還不了解我吧？」他問。

「不。」

「好，那嗎，我給你解釋。那我有的，我不得不有的情感是不潔淨的；那是第一次我覺到這樣。……」

他停住，他嘶啞的話聲顯然使他驚詫。

「唉，那是什麼？」我問，眼裏含着憤怒的淚。

「那親王認爲你美是不潔淨的，你因此熱切地要去認識他；忘了你的丈夫，

你自己，與你作爲一個女人的尊嚴，并且因爲你不願意了解你丈夫替你感到的；假如你不理會作一個女人的尊嚴；相反地，你來告訴你丈夫你在「犧牲」你自己；換句話說，奉獻獻下大人是給我大的榮譽，但我願意「犧牲」它。」

他越說得長久，他自己的話聲越變越激動，因爲他的話聲顯得嘶澀，諷刺，而殘忍。我從沒有見他這樣過。血湧到我心裏，我驚嚇着了，但同時一種不應有的傷害與受屈的驕傲支持着我，我一定得報復。

「我久已料到這個了，」我說，「說下去，說下去！」

「我不知道「你」料到了什麼，」他繼續着，「但我很有理由去找那最壞的，看着你每天漸漸沉溺在這無聊的社交場所有的卑陋，安逸與奢侈之中；我已經預料……我預料到今天使我充滿了從前沒有感到過的那樣羞辱與痛苦的東西；給我自己痛苦，當你的這位朋友，用她庸俗的手刺探我的心，而且開始說妒嫉，我的「妒嫉」！……對誰呢？一個與我們素不相識的人！而你，好像故意不想；

「解我，你說爲我犧牲！爲了什麼呢？可恥而又可笑你的墮落！……犧牲真的！」他大聲說。

「呵！現在我們看見了一個丈夫的力量，」我對我自己說，「侮辱一個沒有做一點錯事的女人。這就是所謂丈夫的權利，但我不服從它們。」

「不，我不爲你作任何犧牲，」我說，覺得我的鼻孔在怎樣不自然地擴張，血怎樣湧到我的臉上。「我禮拜六一定要去赴會；什麼也阻擋不了我！」

「好，但願上帝賜你很多快樂；但是在我們之間一切都完了！」他大聲說，按壓不住的憤怒使他恍惚了。「因此你不要苦我。我是一個傻瓜當我……」他重新開始，但他的嘴唇抽搐着，他勉強忍着不說完他開始說的話。

我那時害怕而且厭惡他。我有很多要告訴他的事，爲了報復他侮辱的話；但我開了我的口，我就流起淚來，在他前面失掉了尊嚴。我離開了屋子沒有說一句話。但是，在我一聽不見他的腳步聲時，我就被對於我們做的事情發生的恐怖所

壓服；我可怕地想到我幸福所繫的帶子永遠撕裂了，我很想被拉回去。

「但他夠靜心了解我嗎，」我問我自己，「假如我沉默地伸出我的手，並且望着他，他會了解我的慷慨嗎？假如他說我的悲哀是假裝的又怎樣呢？也許他會接受我的懺悔而且寬恕我嗎？帶着無過的感覺與驕傲的平靜？爲什麼呢？爲什麼我所愛的他那樣殘酷地侮辱我呢？」

我走了，不是到他那裏；而到了我的私室，在那裏我獨坐很久，哭着，恐怖地記着我們之間的每句談話，用另外的和藹的話替代這些話，過後再帶着驚愕與侮辱的感覺，回想整個情景。

當我晚上去喝茶碰見在同我跌在一起的那 S 面前的我丈夫時，我感覺這天一道寬闊的深淵隔在我們中間。S 問我，當我們正在走的時候。

在我沒有來及回答以前，我的丈夫說：

「下禮拜二。我們要去赴 K 伯爵夫人的夜宴會。你要去，不嗎？」他問，轉

向着我。

我害怕這簡單的問話的聲音，並且畏意地看著我丈夫。他的眼睛直盯著我；它們的表情是憤怒而詭刺的；他的聲音沉着而冷靜。

「是的，」我回答。

晚上，當只有我們兩個的時候，他到我這裏來了，伸出他的手，「請忘記我對你說的什麼！」他說。

我握着他的手，微笑在我的嘴唇上顫動着，眼淚很快在眼裏湧了上來，但是他縮回了他的手，好像他怕被傷的情景，他坐在一把臂椅上，隔開我一些。

「我想他是不是認為他自己完全對呢？」我想，並且我準備和解，請求不去赴會的話到了我的舌尖上了。

「我一定給媽媽寫信，說我們要延遲我們的歸期，」他說，「不然她會耽心的。」

「你打算什麼時候走呢？」我問。

「禮拜二夜宴會過後，」他回答。

「我希望你不要因為我的關係那樣做，」我說，凝視着他的眼睛，但是他的眼睛只看着，沒有給我回答，彷彿它們在他與我之間罩了一層紗。他的面容忽然在我看來好像衰老而不悅。

我們到夜宴會去了，表面我們的情形又是最和氣的了。而其實這些情形完全與過去的不同。

在夜宴會裏，我同其他的女賓坐着，當親王來到我面前，爲了與他談話，我不得不站了起來。當我站起來的時候，我自自然然找我的丈夫，看見他在客廳的另一端。他看着我，轉開了。我忽然感到那樣屈辱與痛苦，致使我變得難過地困惑，在親王凝視之下臉羞紅到了髮根。然而我不得不站着聽他說什麼，當他俯視着我的時候。

我們的談話并不久；沒有地方讓他坐我旁邊。他明顯地看出我感到很窘。我們談着上次的跳舞會，夏天我們住在哪裏，以及旁的事情。當他離開我的時候，他說他想認識我丈夫。我看見他們在屋子裏端會着，彼此談着。親王顯然談到我，因為在一句話當中他環顧我所在的地方而且微笑。

我丈夫的面孔忽然紅了；他深深吐口氣，從親王那裏走開了。我也羞紅了，因為我爲了親王明白地提到我的話而羞慚；尤其是對我的丈夫。在我看來好像親王與我談話的時候大家察覺我難看的愧色，同時一定注意到我丈夫奇怪的動作；只有上帝知道他們會怎樣解釋。他們知道我同我丈夫吵過嘴嗎？

我的表姊帶我回家去了，在路上我們談着我丈夫。我忍不住告訴了她爲了這不幸的夜宴會我們之間所發生的一切。她安慰我。說這完全是無意義的誤解，這在已婚生活裏是常有的，不關什麼緊要；她從她的觀點解釋我丈夫的性格是怎樣，她聲言他是誠懇而驕傲的；好像我自己現在開始對他有更冷靜更好的鑑別。

但後來，當我同我丈夫又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對他的評判像一個罪過壓在我的良心上，我明白那隔開我們的深淵越來越寬了。

第三章

此後，我們的生活與關係完全改變了。我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不再像從前那樣快活了。有我們避免的問題，我們在第三者面前談話比只是我們兩人的時候更容易一些。

無論什麼時候談話轉到鄉下生活或者一個跳舞會，我們覺得我們正踏着危險的地方，我們避免彼此的眼光。

我們兩人似乎感到隔開我們的深淵往哪裏，並且避免跌到裏面去。

我相信他是驕傲而熱情的；我須得提防不激怒他。他相信我沒有社交場就不能過活，我沒有想着鄉下，所以這種不幸的貪愛是必須的。我們兩人，都避免直接提示這些話題，與批評彼此的錯誤。

我們兩個久已在彼此眼裏不是世界最完整的人了，而把彼此跟別人比較，祕密地彼此批評。

在離開彼得堡之前我病了，不到鄉下去，我們在城郊住一個別墅療養；我丈夫獨自去看他母親。當他去的時候，我病好到可以同他走，但他堅持着我應該留在後面，當作藉口，說他就心我的健康。其實我覺得他并不是就心我的健康，而是怕我在鄉下不快活。

我并不着急，我就留在後面。沒有他在一起是沉悶而寂寞，但當他回來的時候，我發覺他沒有把他從前帶來的東西帶到我生活裏。我們以往的關係：每個未曾共有的思想都引起犯罪的感覺；他的每個動作，每句話對我都好像是完美的表率；就只由於好玩，彼此看着，對每件小事就都要發笑——這些情形那樣不知不覺地變成了旁的，至於我不能告訴它們變成了什麼。

我們各人都有不同的興趣與東西，我們不再想到共有的。甚至我們各有自己

的特別的天地，另一個被隔絕了，也似乎不再難過。我們都慣於這種想法，在年終「孩子不在我眼裏跑了」（不踩危險的地方）當我們彼此看着的時候。

他那一陣陣淘氣的快樂，我們共同享有的，完全失去了；他的溫和，以及他對一切從前苦惱過我的冷淡也消逝了；那過去使我惶惑而又欣快的意味深長的眼光再也看不見了；我們不再在我們的新婚與熱忱裏一同體味了；真的現在我們彼此不大見着了；他總是在外旅行，他不恥心或者難過把我孤獨地留下；我常到不需要他的社交場中去。

我們不再有爭執或者公開的口角，我盡量滿足他的要求；他也實現我的意欲；在外表上，我們仍然彼此相愛。

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我難得比我獨自的時候多有一點愉快的感覺，或者情感，或者惶惑。我知道他是我的丈夫，不是一個外人，但是一個有價值的人，——我的丈夫，我知道他像知道我自己一樣。

我相信我能預言一切他要做的或者說的，以及他如何看任何事情；假如他的行動或者意思使我失望，那嗎在我看來好像他錯了。

我沒有什麼希望從他得到的東西；一句話，他是我的丈夫，那就是一切。在我看來好像就是這樣；而且一定是這樣；在我們中間不能夠有，也未曾有過另外的關係。

當他走開的時候，特別是在最初，我感到寂寞得很；失掉了他的依靠，我體驗，好像從前沒有過，它的意思；當他回來的時候，我帶着快樂投到他懷裏，而在兩點鐘當中我全忘記了這個快樂；我記不得了；我沒有什麼對他說的。

只有在這些我們偶爾有過的愛情的甯靜而清醒的時辰，那彷彿有什麼不對勁，在我心裏有一種苦痛，我好像在他眼裏也讀出同樣的東西。我覺得這種情感有一個限度；看來好像他沒有希求過它，我也沒有力量走過它。有時我感到一點悔恨，但我絕不給我時間思索那道理；我要忘記這個朦朧的憂鬱，沉溺於我總可

能有的娛樂裏。

社交場中生活，從最早就以它光彩與諛媚我的自負的力量使我暈眩，立即得到了完全取駕我的喜愛、變成我的第二習慣、把枷鎖加之於我、在我心裏奪去所有情感正當地給與它的地位。

我從沒有孤獨地住過，我全然怕正視我的地位。所有我的時間從我醒的辰光，晚上，到我睡覺，深夜，完全不空，就是我出去，也有什麼東西佔據了我。我既不快活也并不快活；但那對我好像一定要這樣，從不變更。

這樣三年過去了，我們的關係還繼續是這樣；好像一切都繼續是靜止的，凝凍的，不能變好一些也不能變壞一些。

在我結婚生活的三年當中，兩件重要的事發生了；但沒有一件在我們生活裏帶來了變遷。

這是我第一個孩子誕生與塔蒂安娜·塞姆揚羅美娜的死。起初，母愛的情感

以那樣的力量佔有了我，那樣沒有想到的歉疚在我心裏湧起，以至我想我要開始一種新的生活；但是在兩個月後，當我能夠再出去的時候，這種情感，越來越弱，變成了責任的習慣而冷淡的履踐。

我的丈夫，相反地，從生我們最大的兒子時起，又變成昔日的他了，溫柔的，沉靜的，滿意默在家裏，并把他的情愛與愉快貫注在孩子身上。

時常，當我妝飾好了要去赴跳舞會，到嬰房去給孩子畫十字時，我會發見我丈夫在那裏；我注意到他責備而嚴厲地注視的眼光盯着我，並且我的良心會譴責我。我忽然會懺悔我對我孩子的冷淡，問我自己：「我會比其他的女人壞嗎？……但我能夠怎樣辦呢？」我問我自己。「我愛我的兒子，但我不能夠把我所有的時間同他花掉；那會厭倦，而我無論怎樣不會裝假。」

他母親的死對他是一個很大的悲哀；那是難的，他說，沒有她住在里哥爾斯哥伊；但是：我也失掉了她，同情我丈夫的憂傷；我現在鄉下找着了更多的快樂。

與安慰。

在所有這三年當中，我們大半住在城裏，一個夏天只有兩個月在鄉下，第三年我出國去了。

我們在溫泉消夏。

我當時二十一歲；我們的景況，我認爲，是興盛的，我不希望從家庭生活得
到比它已經給與的還多的東西；我認識的每個人看來好像都歡喜我；我的健康是
頂好的；我的化粧在溫泉是最漂亮的；我知道我美；天氣是可愛的，一種卓越的
美與優雅的氣氛圍繞着我，我覺得很快暢。

我不像在里哥爾斯哥伊那樣快暢；當我感覺我本身是幸福的，我幸福因爲我
應該，我的幸福是大的，但可能更大一些，我渴望更大的幸福。

那嗎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這個夏天，一切也是快樂的，我沒有欲求的東
西；我沒有什麼希望的東西；我沒有什麼懼怕的東西，在我看來好像生活是充實

誠，我的心境是平靜的。

那一季所有年青人當中沒有一個我特別看重，或者比較歡喜，甚至連很注意我的年老的K親王，我們的公使。

一個年青，另一個年老；一個美髮的英國人，一個蓄着拿破崙第三式的鬚的法國人——對所有那些人我都完全覺得冷淡，但他們構成放射光輝照耀我生活的快樂的一部份。

只有一個，一個意大利人，D侯爵，不比別人，用他對我表示讚美的荒唐的方式引起我的注意。他從沒有失掉一個跟我在一起，選我作舞伴，同我一塊兒騎馬，一塊兒在俱樂部等等，以及告訴我我是美麗的機會呵！

好幾次，我從我們的窗戶看見他，在屋子附近徘徊，他那閃爍的眼睛討厭的

他年青，漂亮，而又風雅，夠奇怪的，他的微笑與他前額的表情像我丈夫的，雖然更其迷人得多。這種近似使我驚異，雖然，整個說來，在他嘴唇上，在他眼睛裏，在他的長下巴上，沒有我丈夫特有的那種和好與完美的寧靜的迷人的表情，他有一種粗獷而野放的東西。我那時揣度他熱情地愛着我。我有時帶着驕傲的同情想到他，我有時想要去安慰他，去帶他到平靜而可信託的友誼的狀態中；但是他狠狠地憎惡這些企圖，繼續不快地用他的熱情攪擾我，那熱情真是說不出，而又什麼時候都可以爆發的。

雖然我沒有對自己承認那個，我卻怕這個人，並且我常不願意地想到他。我的丈夫認識他，用甚至比對我們其餘的熟人更大的冷淡與驕傲對待他，對他們他只是他妻子的丈夫。

在這一季末我染病了，有兩禮拜沒有離開這屋子。全愈後，有一夜我第一次出去聽音樂，我知道我在家裏的時候，久已盼望的S夫人，一個名美人到了。二

眾人圍着我，我受了熱烈的歡迎；但更有興致的一羣被吸引在新到的牝獅的周圍。圍着我的每個人都正在談這位夫人，與她的美麗。她被指給我看了，的確她是迷人的；但是她臉上自負的神情給我一個不快的印象，並且我這樣說了。

這天一切從前好像明朗而歡愉的東西對我都是厭倦的。第二天S夫人準備到城堡上去遊覽，但我拒絕了，差不多只有我一人留下，一切在我眼裏都完全變形了。每個人每件東西對我都是沉悶而厭倦的；我想哭，我妻儘可能離開溫泉回到俄羅斯去。

在我的心底有一種惡劣的情感，但我還不向自己承認。我假裝我病了，不到大的集會去；只是在早上我間或出去喝水，或者同着L.M.一個我們認識的俄國女人，騎馬到近郊去。我的丈夫這時不在，到赫德爾堡去了幾天，直到我療養期完，那時他回來帶我回俄羅斯去。

有一次S夫人請所有我們這些人去遊玩，但L.M.與我午飯後卻坐車到城堡

去了。當我們在車裏慢慢行駛的時候，在蜿蜒的路道上，在百年老栗樹之間，經過樹，可以遠遠望見巴頓那些精美的郊野，沉浸在落照的光輝裏，我們嚴肅地談着，我們從前沒有那樣做過。『』。雖然我久已認識她，現在才第一次對我顯出是一個美麗而聰明的女人，可以毫無顧忌地信任她，而且同她友好是愉快的。

我們談到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孩子，以及巴頓生活的空虛；我們兩個都希望回到俄羅斯，回到鄉下的家裏去，我們墜入一種憂喜交併的心情中。

在這嚴肅的思想與情感的感動之下，我們到修築上去了。塹裏蒼鬱而涼爽；在我們頭上，陽光撫摩着廢墟。

我們聽見了脚步與話聲。

經過大門，像是一個框裏，我們能眺望巴頓迷人的景色，可是，它對我們俄羅斯人好像那樣寡味。我們坐下來歇氣，沉默地看着夕陽。

話漸漸大了，我想我聽見有人在提我的名字。這引起我的注意了，並且我

自然，雖然聽見他們所說的每句話。我知道這話聲；他們是D侯爵同我也認識的法蘭朋友。他們在談「我」與S夫人。

那法國人正在比較我們兩個，論述我們各自的優點。他沒有說什麼毀謗的話；當我聽見說的時候，血湧上我的心裏。他開始巧妙地頌揚我與S夫人有什麼美處。我已經是一個孩子的母親了，但S夫人才十九歲；我的頭髮美一些，但是，在另一方面，S夫人有更柔曼的風姿；「S夫人出身高貴，而你的朋友，」他說：「只是一個開始聚在這裏的俄羅斯的小公主。」

他用這種觀察結論道，我不去與S夫人爭短長是做得非常好的。就以巴頓來說，我的年華實在過去了。

「我爲她抱歉……除非，可不，她應該想到同你去安慰她自己，」他添上，帶着快活而又殘忍的笑。

「假如她要，我要跟她去，」那話聲用意大利的音調粗莽地大聲說。

「幸福的人！他還可以愛，」法國人譏諷着。

「愛！」意大利人大聲說，於是便停住了。……「我禁不住要愛！沒有愛就沒有生活。把生活變成一個羅曼斯，這是一件美的事。我的羅曼斯絕不中斷；我要弄到最後。」

「好運氣，我的朋友！」法國人說。

我們不再聽見什麼了；因為他們拐彎過去了，立刻他們的脚步在那邊響着。他們下樓來了，一會兒他們從側門進來了，驚異地停住看着我們。我臉紅了，當侯爵來跟我在一起，我覺得可怕，我們走出城堡；他把他的手臂伸給我，我不能夠拒絕，他與我跟着L.M.；她在他的朋友照料之下勳身上車去。

我對那法國人說我的話感到羞辱，雖然在我心的深處我承認他只表白了我自己的相信的東西；但侯爵的話以它們的大胆驚嚇了而且擾亂了我。我被我偶然聽到的他的話痛苦着；看者我一點也不令他害羞。他那樣挨近我使我覺得不安；不

看着他，不回答他，并且用聽不到他的話的樣子攪着他的手臂，我急跟着L.M.與那法國人走。

侯爵說到優美的景色；與我邂逅的快樂，還有許多另外的事；但是我不注意他說什麼。這時我想到我的丈夫、我的孩子、與俄羅斯；我有點羞愧，憐憫與渴切的感覺；我很想儘快能夠回到家裏，并且到巴德旅館靜寂的房間裏去悠然地想在我心裏突然湧現的一切。但L.M.慢慢走着，到車上還有好遠；我的騎士，在我看來好像故意放鬆了脚步，顯然要我落在後面。

「那一定不！」我對我自己說，要快走一點。但是他真在阻留着我，甚至攪着我的手臂。L.M.拐過彎去不見了，就只完全剩下我們兩個了。我被恐怖攝壓着。

「對不起，」我冷靜地說，想要取出我的手臂，但我袖子上的絲絨掛着了他的鈕釦。俯着，他想要解開，他沒有帶手套的手指觸着了我的手。一種新奇驚喜

溶混着的感覺使我背上起了寒顫。我看着他想用譏刺的眼光表示我替他感到的所有的輕蔑；但是我的眼睛沒有表示出來；它們只顯出恐懼與煩惱。

他潤濕的，灼熾的眼睛，逼近我的面孔，熱情地看着我，我的頰頰。我的胸部，他的兩隻手抓着我的腕上的手臂，他張開的嘴唇說着什麼——在吐露着愛，在宣言着我是他的全世界，他的嘴唇貼近了我的，他的手更緊地捏着我的，似乎正在燃燒着我呵！

火光從我血管裏閃過，一朵雲霧浮到我眼前，我顫抖着，我想用來制止他的話哽塞在我喉裏。忽然我的頰上覺到一吻，渾身震顫，發冷，我停住并且看着他。沒有說話或者動的力量，受了驚、我等待着而且渴望着，望——什麼呢？

這一切只是一秒鐘的事。但這一秒鐘是可怕的。那時我好像那樣完全看見了那個人。他的面孔對我是那樣清楚；他的低而彎的眉毛，露在他的草帽下；像我丈夫的；他漂亮的直鼻子，帶着張大的鼻孔；他的長髭，捲了一點，他的拿破崙帽

三世的鬚鬚，他的剃得光光的面頰，他黧黑的額頭。我厭恨他，我怕他，他對我不顯得那樣奇怪！但是那個時候，我在那個可恨的異邦人熱情的多麼有力的支配下呵！

我有那樣不可抗拒的想還吻他大而漂亮的嘴，回捏他那雙有柔美血管與手指上戴着戒子的白手的慾望！我那樣強烈地被引誘把自己投身在我面前突然驟開的不正的快樂的深淵裏……

「我是那樣不幸，」我對我自己說。「那嗎，怎樣不讓不幸還更大一些，更無望一些聚集在我頭上呵！」

他一隻手抱着我，他的面孔向我的嚮下。

「怎麼不讓更大的恥辱與罪過聚在我頭上呵！」

「我愛你（法語），」他低聲說，用那樣像我丈夫的聲音。

我的丈夫與孩子又回到我的記憶裏來了，很久以前另外那些日子裏，所愛的

親密的對象，現在永遠與我的生活沒有關係了。

但是忽然這時我聽見L.M.路的拐彎處喊我的聲音。我清醒了，把我自己從他的手臂脫開，沒有看他，在L.M.在後面追去。我們在車裏坐着，我幾乎不屑給他投以臨別的一瞥。他脫下了帽子，帶着微笑問了什麼話。他不能知道我在那時爲他感到的不可言喻的厭惡。

我的生活在我看來似乎那樣不幸。我的將來那樣沒有希望，我的過去那樣陰暗！L.M.對我說着，但我沒有注意她的話。好像只是由於憐憫，她才談着，爲了要隱藏她替我感到的輕蔑，在每句話裏；每一瞥視裏，我看出她的嘲笑與輕侮的憐憫。那可恥的一吻在我頰上燃燒着，想到我的丈夫與孩子那是不可忍受的。

獨自在我屋子裏，我希望能夠了解我的處境，但孤獨對我是可怕的。我不能喝給我拿來的茶，不知道爲什麼，我急忙地收拾好去搭晚車到赫德爾堡去，我的丈夫在那裏。

當我安全地同我的侍女坐在空車裏時，發動機開動了，涼爽的微風從窗戶吹進來拂在我身上，我開始明白了，更加清楚地察覺我的過去與將來。

所有我的結婚生活，從我們到彼得堡那天起，忽然在我前面重新顯現出來了，像一個重負壓在我的心上。第一次我分明回憶起我們在鄉下早期的結婚生活，與我的打算。第一次這問題來到我的心裏，「在所有這些月裏他在怎樣過活呢？」

我覺得我對不起他。

「但是爲什麼他不阻止我呢？爲什麼他在我面前裝假呢？爲什麼他避免任何和解呢？爲什麼他要侮辱我呢？」我問我自己。「爲什麼，爲什麼他不用愛的力量征服我呢？也許他不真正愛我呢？」

但是，不管他要受怎樣的責備，另外一個人的吻已經印在我的頰上了，而且我還感覺到。

晤。

我越走近赫德爾堡，我在想像中越清楚地看見我的丈夫，我越害怕將臨的會

晤。『我要告訴他一切，一切，我流懺悔的眼淚；』我想，『他會寬恕我能。』

但我自己不知道要告他的「一切」是什麼，我自己也不相信他會寬恕我。

當我一走進我丈夫的屋子，看見他平靜雖說驚異的面孔，我覺得我沒有什麼告訴他，沒有什麼懺悔的，沒有什麼可以要他寬恕的。我的不可形容的憂愁與悔恨仍祕密地保存在我自己心裏。

『什麼使你想這樣做呢？』他問。『我要明天去接你。』

但是，更加留意地看着我的面孔，他好像驚異了。

『這是什麼事呢？有什麼不對呢？』他大聲說。

『沒有什麼，』我堅持着，勉強忍着我的眼淚。

『我爲了好才來了。讓我們明天回到俄羅斯去罷。』

他注意地看着我一會，沒有說話。

「來，現在，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情，」他說。

我不禁臉紅了，垂下我的眼睛。他的眼睛憤怒地閃着光，好像受了傷害的感覺。我對他所有的疑心覺得驚異：帶着一種甚至我自己也完全意想不到的假裝的力量，我說。

「沒有發生什麼；我只是變得煩悶而又憂鬱，我開始想到很多，關於我們的生活，關於你。我對你久已應該受責備呵！什麼使你同我來到你不想要的地方呢？對我該受責備，」我重說，眼淚又湧到我眼裏。「讓我們到鄉下去住罷。」

「呵，親愛的！不要讓我們來這套感傷的情狀罷，」他說，冷冷地。「那好，你願意到鄉下去，因為我們差不了；但是，至於住在那裏，那是一個幻夢。我知道那與你不合適。但是現在喝一點茶罷，你會覺得好一點，」他結束着說，

159
起來去叫他的僕人。

我想像着在他心裏所經過的一切，我覺得屈辱，因為那可怕的他的懷疑而明顯的眼光使我知道他對我的懷有什麼意思。不，他不能夠也不會了解我！

我說我要去看我的孩子，離開了他。我要的一切只是孤獨，而且哭泣，哭泣，哭泣……

第四章

在里哥爾斯哥伊長久不住人的空屋子又有生氣了，但是從前曾在那裏面活過的，不能再有了。媽媽去世了，只有我與我的丈夫面對面地在那裏。但現在不想兩個人在一起，而且對我們是討厭的。冬大更加陰鬱地過去了，因為我病了，直到我第二個兒子生了過後我的健康還沒有復原。

我丈夫與我的關係就是這樣繼續下去，冷淡地和好，正如我們住在城裏一樣；但是在鄉下每鋪地板，每道牆，每個櫥椅都使我想他從前是怎樣對我，與我失掉了的東西。好像一個沒寬恕的罪過分開了我們，好像在爲了什麼懲罰我，而裝着不注意他在這樣做。去求寬恕是無用的，有什麼要祈禱的呢？他只用不給我他自己的一切，像從前靈魂的一切來懲罰我；但他也沒有把它給任何人或

任何東西。因此可想到他缺少那種東西。

有時我想他只爲了痛苦我的原故才假裝那樣，但實在他舊的情感仍然存在，我想要明白。然而他每次似乎都避免切說，似乎他懷疑我，怕過分柔情爲可笑的事。他的面色與聲音似乎在說：『我知道一切，我知道一切，沒有什麼可說；我知道你的意思。并且我也知道一方這樣說，一方面那樣做。』

起初我對這種害怕坦白生氣，但後來我熟了那不坦白，而是缺少坦白的必要的東西。我的舌不會引誘天真爛漫地告訴他說我愛他，或者要他同我在一起做祈禱，或者請他聽我彈琴。

我們覺得我們自己受習俗的禮規支配着。我們各自過着隔離的生活。他有自己的事務，我有必要也不想去管，我同我的娛樂，也不會像從前一樣使他屈辱與痛苦。我們的孩子還太小不能和解我們。

但是春天來了。卡蒂亞與蘇麗亞回到鄉下來過夏；我在里哥爾斯哥伊的坐宅

正在修葺，我們搬到波克羅夫斯哥伊去。還是那老房子，帶着露台，開闊桌，明淨的客廳裏的鋼琴，與好像忘記了的帶有白窗帷與少女的夢的老屋子。在這屋子裏擺着兩個床；有一個從前是我的，這裏每夜我給我那胖的好玩的小哥哥畫十字；另外一個還要小一些，這裏凡麗亞伶俐的小臉從他襠襠裏窺探出來。

給他們畫了十字過後，我常在寂靜的私室裏沉吟着，突然從所有的角落，從四壁，從帷幔浮起了我青春的遺忘了的夢。舊昔的聲音唱着少女的歌。這些幻景在哪裏呢？這些親切的甜美的歌聲在哪裏呢？

我幾乎不敢希望的一切實現了；模糊的夢賦形了；但是現實是沉悶，艱澀，不幸的人生。

然而一切還是照舊，——同樣的我從窗戶望的花園，同樣的草茵，同樣的蹊徑，同樣的那邊高臨山峽的長橋，同樣的從池上迴旋着夜鶯的歌聲，以及同樣的高照房屋的高月，一切都那樣厲害而又沒有希望地變了！那每件應該親密而可愛

的東西是那樣的索然無味呵！

正如從前，卡蒂亞與我在客廳裏一塊兒坐着，談着他。但卡蒂亞變得憔悴而蒼白，她的眼睛不再閃耀着歡愉與希望，而流露出同情的憂鬱與悲哀。我們沒有像過去一樣對他神往；我們批評他；我們不奇怪爲什麼我們是那樣的快活，像過去一樣我們不希望告訴整個想到的世界；有如同謀者，我們在一塊兒低語着，很多很多次我們彼此問着爲什麼一個那樣陰鬱的變遷發生了。

他也恰如平常，只是眼際的紋路更深了，他鬢角上添了灰髮，但他深湛沉鬱的眸子像經常爲雲霧把我隔開了。我也還是一樣，但在我心裏不再有愛或者愛的欲求。沒有工作的必要，沒有自滿。我早年宗教的熱忱，與夫過去對他的愛，與夫過去生活的豐美，在我好像那遼遠而又不可能呵！我現在不能了解從前一切對我都那樣清晰而真實，爲別人生活的幸福。爲什麼要爲別人的生活呢，當我甚至不想爲自己活着的時候？

從我到彼得堡那天起，我完全把音樂拋棄了；但現在舊的鋼琴，舊的樂譜，引起了我對它的渴望。

有一天我覺得不舒服，獨自留在家裏。卡蒂亞同我丈夫一塊兒到里哥爾斯哥伊去看修補房子。茶桌放好了；我下樓去，在等着他們回來的時候，我坐在鋼琴旁邊。我翻到幻想奏鳴曲●開始彈了起來。沒有看見或者聽見一個人；向花園的窗戶開着，那親切的音調，恍惚而莊嚴響徹了屋子。我彈完了第一樂章，完全不知不覺地，由於老習慣，轉過去看他從前聽的時候坐在那裏的角落。但是他沒有在那裏，椅子放在那個從沒有動過的地方；從窗戶我可以看見襯着清朗的西天的紫丁香叢，下午的陽光從開着的窗戶注瀉進來。

我的肘靠在鋼琴上，用雙手蒙着我的面孔，沉思着。我坐那樣長久的時間，帶着懊惱回憶不能復返的昔日，恐懼地想着不可知的將來。好像只有一塊空白在我前面，好像我沒有什麼相許與希望！

「那能夠是我的生命白費了嗎？」我帶着驚異恐怖問我自己，抬起了我的頭，爲了我要忘記與不想什麼，我開始再彈一次，像從前一樣的緩調。

「上帝寬恕我罷！」我想，「假如我錯了；還給我一切對我靈魂是那樣美麗的東西，或者教我怎樣做呵！現在怎樣生活呵！」

在草地上車輪的響聲聽見了。車停在梯級的前面；於是經過露台，傳來了熟悉的輕聲的脚步聲，它們停住了。但那些脚步聲不再在我心裏引動舊的情感了。當我彈完了的時候，我聽着我背後有脚步聲，一隻手放在我的肩頭上了。

「那個曲子你彈得多麼妙呵，」他答。

我沒有回答。

「你用過茶沒有？」

我搖搖頭，不看着他，怕我露出在我臉上留着的情感的痕跡。

● Sonata (Quasi una Fantasia (意譯))

「他們立刻要進來了，有匹馬使性不肯前進，他們從大路上步行來了，」他說。

「讓我們等等他們罷，」我說，出去到露台上，希望他跟着我來；但他却向孩子們，并到他們那裏去了。

他的到臨，他真純地和藹的聲音，又一次使我覺得不是一切都完了。

「我所需要的是什麼呢？他是和善而又慈良的，一個好丈夫，一個好父親；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的好處是什麼。」

我到露台上去了，在露台的簷下，坐在我們訂婚那天坐的同一的長檯上。太陽已經落了，天開始變黑了，一朵黑雲，因春大的陣雨而濃密；浮到房屋與花園上；在西方的低處，經過樹林，能夠看見一塊明朗的天空抹上霞采。與長庚星金黃的微光。雲翳罩在一切之上，一切都在等待着春天的甘霖。

微風逝去了。沒有一片葉，沒有一片草動，紫丁香與野櫻桃的香味是濃郁

的，好像到處都開了花；它浮在花園與露台之上，彷彿起伏着，時而濃，時而淡，使你想閉上眼睛爲了不看也不聽，陶醉在這甜蜜的芬芳裏。

大刺牡丹，薔薇籬，還沒有開花，在黑暗的新翻過的花床的土壤裏，靜靜地立着，好像慢慢長在它們白色的支架上；青蛙，似乎在雨裏使它們跳進水去以前，盡量利用它們的時機，用大的歡快的音調在山峽下叫着。滴溜清涼的聲音不絕地高過它們的噪聒。同時夜鶯唱着，可以聽見從這裏到那裏鶯飛着。這春天一隻夜鶯又要在近處的叢林裏築它的巢，當我出去的時候我聽見他飛過蹊徑，從那裏驟然奏出了妙樂，過後又停住，仍充滿着熱望。我無法使自己靜下來，我也好像期待着，渴望着什麼。

他下樓來了，坐在我旁邊。

「我怕他們打濕了，」他說。

「是的，我們兩個沉默了很久。」

雲漸漸低垂下來，雖然沒有風；一切都變得更沉寂，更香，更靜，突然滴雨落下來了，好像在露台上的帆布簾上跳着；另一滴落到橡膠道上，它滾在牛蒡上，涼爽的圓珠漸漸增多，開始以猛烈的陣雨滂沱下降。夜鶯與青蛙完全停止唱了；只有滴滴清麗的聲音，雖然那好像還在雨外，充滿了空間；一隻鳥一定在隔露台不遠的枯葉下找躲藏處，有規律地重復着單調的曲調。他起來了，要走開。

「你到哪裏去呢？」我問，留着他。「這裏這樣快適。」

「你應該送一把傘與幾套鞋，」他回答。

「不用，雨一會兒就會過去的。」

他同意我了，我們一塊兒站在露台的短簾旁邊。我把我的手在又濕又滑的欄杆上擦着，把我的頭伸了出去。涼爽的雨點零亂地灑在我的頭上頭上。雲逐漸淡薄，在我們頭上浮過；就是雨聲也變成稀疏的淅瀝，從簾上與葉簇落了下來。青蛙又叫了起來，夜鶯的歌聲又發出來了，在潤濕的叢林裏彼此應和着，時而這個

方向，時而那個。一切在我前面亮開了。

「多麼可愛呵！」他大聲說，坐在欄杆上，用他的手捋順我濕了的頭髮。

這種真純的撫愛使我感到責備，我想哭起來。

「一個人需要更多的什麼呢？」他繼續說。「現在我這樣滿足了！沒有什麼我缺少的，我是完全幸福。」

「你從前不是這樣對我談到你的幸福，」我對我自己說。「不管那是怎樣大，你從前常說還是有什麼缺少的。但現在你是平靜而滿意；而在我的心裏好像有一種莫名的悔恨與哭不出的眼淚。」

「我也歡喜那個，」我說，「但同時那使我覺得憂愁，就因為我四周一切都是那樣美麗。那能夠是對於你沒有痛苦與自然的美混合在一起，好像有一種對已經過去的東西的熱望。」

他把他的手從我的頭拉開了，沉默了一會兒。

「是的，我從前常覺得那樣，尤其在春天，」他說，顯然在回想着，「我有時愛通宵坐着，祈求着又希望着。那樣美麗的夜晚呵……但是那時一切都在希望當中，而現在那卻在回憶當中了；現在，我對現有的一切都滿意，而且那是頂好的，」他添上，帶着那樣全然的淡漠，以至不管他這樣說對我是怎樣痛苦，我相信他是說的真話。

「你沒有熱望了嗎？」我問。

「不對什麼不可能的事，」他回答，揣測我的意思。

「你看你的頭打濕了，」他添上，撫摸着我的頭髮，好像我是一個小孩，又把他的手放在我的頭髮上。「你想因為你看見陣雨打濕了樹葉與草，你要作草與樹葉，也還要作陣雨。但是我歡喜他們正如歡喜世界上其他的什麼美的年青的與幸福的東西。」

「你對過去的東西不惋惜嗎？」我繼續問他，覺得我的心越來越沉重。

他思索了一會兒，沉默地坐着。我看他很想完全真誠地回答我。

「不，」他簡潔地回答。

「那錯了！那錯了！」我大聲說，靠近他一些，正面望着他。「你對已經過去的東西不熱望了嗎？」

「不，」他申辯；「我感謝那個，但是我沒有想它回來的希冀。」

「爲什麼你不要它回來呢？」我問。

他轉開了，向花園看去。

「我不比希望翅膀更希冀它，」他說。「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你不高興徹底生活爲了要活得更好？你不責備你自己或者我嗎？」

「一定不！一切都是爲了最好的。」

「聽着，」我說，觸動他的手臂引起他的注意。「聽我說吧！爲什麼你從不告訴我你願望的東西，因而我可以真順着你的願望過活呢？爲什麼你給我那樣

完全的自由呢，當我不宜于好好用它的時候；爲什麼你不教我了呢？假如你只願意，假如你只要把我從任何另外的路上引，那嗎沒有什麼，沒有這種事情會發生，」我說，用一種表示出更加冷峻的煩惱與責備，而沒有留着舊的溫情。

「什麼不會發生呢？」他驚異地問，轉向着我。「嗯，沒有錯兒。那全都好，完全好，」我添上，帶着微笑。

「那會是他不了解，或者還要壞，他不想了解？」我問我自己，眼淚噙在我眼裏。

「那會是，假如我在眼裏是沒有罪的，你要這樣責罰我，用你的冷淡，甚至用你的鄙夷？」我突然大聲說。「那會是不爲我的過失你突然從我拿走我一切貴重的嗎？」

「這是什麼事，親愛的？」他問，顯然不懂得我說的什麼。

「不，讓我說吧，……你從我這裏把你的信心，愛，甚至尊敬拿走了；因爲

我不相信你現在愛我，在一切東西都過去了之後。不，我一定有一個機會把這久以來使我痛苦的一切說完呵！」我大聲說，沒有讓他打斷我的話。「我要責備我不懂得生活。你儘我自己去獲得那種知識嗎？……我要受責備嗎，因為學得那必需的一切，我奮鬥了一年回到你那裏？然而你棄絕了我，好像你了解我需要什麼，所有的時候都是那樣，那不能責備你，而你使我感到有罪而又可憐。是的，你會把我拋到那只能使你與我不幸的生活裏呵！」

「但是我什麼時候做了那樣的事呢？」他說，帶着十分的驚訝。

「你沒有說，昨天晚上，你沒有常說，我不滿意住在這裏，我們一定要到我那樣討厭的彼得堡去過冬嗎？」我繼續着。「不幫助我，你避免每個坦白的解釋，每種同我真實而熱情的談話。那嗎，我完全墮落了，你會責備我，高興我的墮落呵！」

「別說了，別說了！」他嚴厲而冷峻地叫。「你剛才所說的不是真的。那只

表示出你對於我處在一個錯誤的地位，你不……」

「我不愛，說吧！說吧！」我說，把話從他嘴裏引出來，哭了起來。我坐在長凳上，把頭埋藏在手絹裏。

「那是他誤解了我呵！」我想，想忍住硬塞着我的嗚咽。「那全過去了，全同我們舊的愛情過去了，」我心裏有一個聲音在說。

他沒有到我這裏來，或者要安慰我。我對我所說的生氣了。他的聲音平靜而冷淡。

「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要責備我，」他開始；「假如你的意思是說我不像從前那樣愛你，那嗎……」

「愛！」我說，臉龐在手絹裏，那被熱淚濕透了。

「爲了這，時間與我們自己該受責備。人生的每個階段有它自己的愛。」

他沉默着。

「我將把一切真話都告訴你嗎，假如像你說你希望要坦白？當我第一次認識你，我夜裏沒有睡想着你，並且構思我愛的理想；這種愛在我心裏成長成長。過後，在彼得堡，並且當我們在外國的時候：我不再過可怖的夜晚，我把這種愛情撕得粉碎，並且絕滅了它，自從它使我痛苦以來。我沒有全破壞它，而只是破壞那使我痛苦的一部份；我使我自己靜下去，我仍然愛你，但是帶着一種不同的愛。」

「是的，你叫那愛，但那是痛苦！」我大聲說。「爲什麼你不讓我到社交場中去呢！假如那在你好像那樣有害以至于你不管如何你不愛我了？」

「那不是社交場，我的愛。」

「爲什麼你不行使權力呢？」我繼續着。「爲什麼你不束縛着我呢，致我于死命呢？那對於我現在比剝奪了一切組成我幸福的東西還好一些；那對我是好的，而并不羞恥呵！」

我又嗚咽了，蒙蔽着面孔。

這時卡蒂亞與蘇麗亞到露台上來了，快活而打濕透了，帶着大的話聲與笑聲；但當他們看見我的時候，他們便不作聲了，立刻走進屋裏去了。

很久我們沒有說話，甚至在他們走了之後，我哭了，感到了慰藉。我看着他。他坐在那裏，頭靠在他手裏，想回答我的眼光；但他只深深地歎息，靠靠在他的肘上。

我到他那裏去，握着他的手。他的眼光沉思地停在我身上。

「是的，」他繼續着，好像在吐出他的思想。「對我們大家，尤其你們女人，那是必需的，爲了回到生活要有對一切生活的庸瑣的個人經驗；要相信任何旁人的說法是不可能的。你在那個時候還沒有我讚美你的這種出色而吸人的庸瑣的經驗。我儘你有你自己的愛好，我覺得我沒有權阻止你，雖然在我這種時間早已過去了。」

「爲什麼，那嗎，你不同我感受并且讓我經驗這種庸瑣呢，假如你愛我？」我說。

「因爲，就是假如有那願望，你還是不會相信我的力量；你自己須得自己去學，而且要學了。」

「你思索得多，太多，」我說，「但是你的愛是不夠的。」
我重歸于沉默了。

「你剛才說的是殘酷的，但那是真的，」他脫口而出，站了起來，開始在露台上走來走去。「是的，那是真的。我要負責備，他添上，在我前面停住；」我不是不讓我自己完全愛你，就是更真誠地愛過，是的，」

「讓我們把它全忘記吧，」我懼怯地說。

「不，過去的東西不會再回來了，你不會再回來，」當他說的時候他的聲音變得溫柔。

「那已經回來了，」我說，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肩頭上。他握着我的手，緊控看它。

「不，當我說我不惋惜過去的時候我沒有告訴你實話；是的，我惋惜它！我追憶你不可復得的逝去的愛情。爲了那個誰該受責備呢？我不知道。愛情仍然存在，但不是同樣的了；它的地位已經被佔去了，被一種微弱的情感，缺乏力量與生氣；回憶與感激仍然存在，但是。……」

「不要這樣說吧，」我打斷他的話說。「讓一切再像從前一樣。那能夠，不嗎？」我問，正視着他。但他的眼睛是光亮而平靜的，深沉地凝注着我。

就是在我說這個的時候，我感到我所希望與向他要求的東西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他浮出一個恬適，溫柔，然而在我看來好像一個老人的微笑。

我沉默地站在他旁邊，我的心變得更平靜了。

「讓我們不要再說人生的實驗了吧，」他說。「讓我們不要彼此欺騙了吧。」

將來不會有過去的不安與煩惱，謝謝上帝！沒有什麼給我追求的了，沒有什麼使我們痛苦的了。我們已經實驗過了，并且完滿的幸福落到我們的份上來了。……現在我們必須走到一旁，讓人過去，」他說，指著保姆，她同凡麗亞來了，站在露台門口。「那是這樣，親愛的朋友，」他結束着說，把我的頭拉到他的胸前，吻着我的頭髮。那不是一個愛人，而是一個老朋友，吻了我。

從花園裏，夜的芬芳的爽氣，更濃更香地浮起來了，聲音與靜寂變得更穩愈，星星更絢爛地照耀在天空。

我看着他，我的靈魂忽然變平靜了；顯然，使我精神痛苦的感覺得到安慰了。忽然我清晰地知道那時的感覺像時間本身一樣不能挽回地過去了，現在要它回來不僅不可能而且甚至難受而痛苦的。是的，畢竟，那對我好像那樣幸福的時間，那是真好嗎？那已那樣久，那樣久了！……

「現在讓我們用茶吧，」他說，我們一塊走到客廳裏去。在門口我們又被帶

着凡麗亞的保姆碰着了。我抱着孩子，遮上他的光紅腿，把他緊緊着我的心，幾乎沒有用我的嘴唇挨着吻了他。他，好像在一個亂夢裏，舞動他的小手，用他伸開的起過的手指，睜開他煩惑的眼睛，好像他在尋找或者要記起什麼東西。忽然那雙小眼睛停在我身上，智慧的光射了出來，他肥圓的啣着的嘴唇開始皺縮，分開成了微笑。

「我的，我的，我的，」我對我自己重說着，帶着渾身的快感，把他緊緊壓在我的心上，覺得不由不弄痛他。我開始吻他寒冷的腳，他的小肚子，他的手，和剛開始長頭髮的頭。我的丈夫走到我這裏來了；我立即蓋着孩子的臉，然後又擡開了。

181

「伊凡·賽吉埃維奇！」我的丈夫大聲說，用他的手指搔着他的小下巴。但我立刻又蓋上伊凡·賽吉埃維奇的臉。只有我才有權長久看着他呵！我凝視着那丈夫，他眼睛以揶揄的表情盯着我，許多日子以來第一次快速而歡愉地看它們。

從那天起我同我丈夫的羅曼斯結束了；舊的情感變成珍貴而不可復得的回憶了；但對我孩子以及我孩子的父親新的愛情形成另一種生活的開端；誠然幸福，但完全用另一種不同的方式；并且這樣我繼續生活到現在。

一九四三年五月譯

第一 八二頁	第一 八〇頁	第二 七六頁	第三 七四頁	第四 六九頁	第五 六四頁	第六 六〇頁	第七 五七頁	第八 五三頁	第九 四九頁	第十 四六頁	第十一 四二頁	第十二 三九頁	第一 一七頁
一行	一行	一行	一行	一行	一行	一行	一行	一行	一行	一行	一行	一行	十一行
廿五字起	十五字起	十五字起	十九字起	廿六字起	廿九字起	廿九字起	卅四字起	卅四字起	卅四字起	卅四字起	卅四字起	卅四字起	全句

舊的
 情成
 變
 得結
 安
 慰了
 變平
 靜了
 你管
 如何
 美不
 論如
 何
 都完
 了
 與夫
 能再
 有氣
 了
 又有
 幾乎
 不
 屑
 給
 醒
 了
 候
 不
 發
 紅
 了
 去
 了
 平
 靜
 淡
 漠
 表
 面
 我
 了
 好
 像
 在
 暴
 風
 雨
 中
 可
 以
 找
 但
 他
 是
 無
 情
 的
 祈
 求
 (誤)

過
 去
 的
 情
 感
 已
 變
 得
 結
 安
 慰
 變
 平
 靜
 無
 論
 如
 何
 美
 不
 論
 如
 何
 都
 完
 了
 與
 夫
 能
 再
 有
 氣
 了
 又有
 幾
 乎
 不
 屑
 向
 醒
 過
 去
 候
 已
 不
 發
 紅
 了
 去
 了
 平
 靜
 淡
 漠
 表
 面
 我
 了
 好
 像
 在
 那
 當
 中
 得
 到
 安
 詳
 而
 他
 是
 無
 情
 的
 祈
 求
 (正)